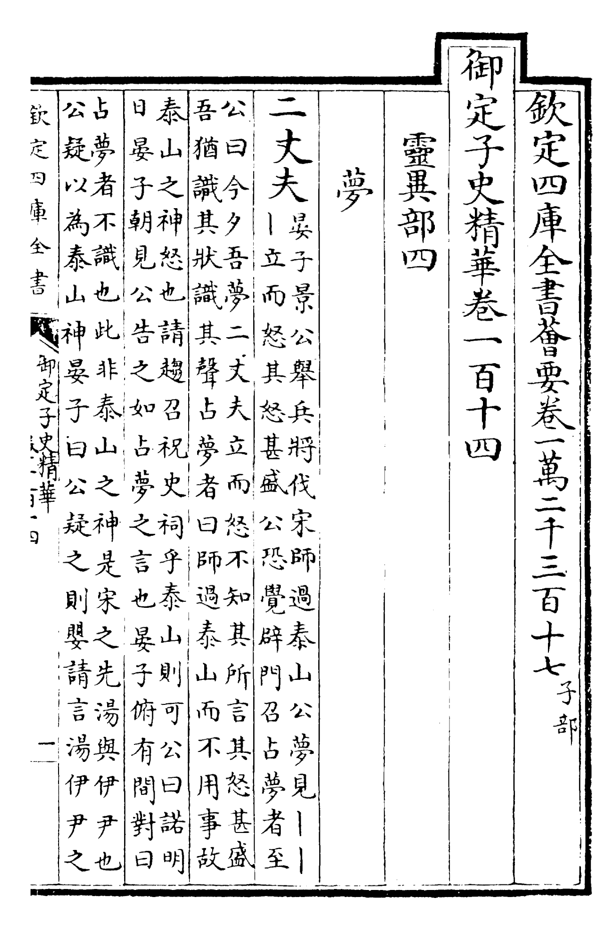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二千三百十七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四

靈異部四

夢

二丈夫 晏子景公舉兵將伐宋師過泰山公夢見丨丨丨立而怒其怒甚盛公恐覺辟門召占夢者至公曰今夕吾夢二丈夫立而怒不知其所言其怒甚盛吾猶識其狀識其聲占夢者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請趨召祝史祠乎泰山則可公曰諾明日晏子朝見公告之如占夢之言也晏子俯有閒對曰占夢者不識也此非泰山之神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以為泰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

狀也湯質皙而長顏以髯兑上豐下倨身而揚聲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下兑僂身而下聲公曰然是已散師不果伐宋

五丈夫

晏子景公畋於梧邱夜猶早公姑坐睡而夢有丨丨丨北面韋廬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夢公曰我其嘗殺不辜誅無罪耶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畋五丈夫罟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頭而葬之命曰五丈夫之邱此其地耶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

二日鬬

晏子景公病水卧十數日夜夢與丨丨丨不勝晏子朝公曰夕者夢與二日鬬而寡人不勝我其死乎晏子對曰請召占夢者出於閨使人以車迎占夢者至曰曷為見召晏子曰夜者公夢二日與公鬬不勝公曰寡人死乎故請君占夢是所為也占夢者曰請反其書晏子曰毋反書公所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故病將已以是對占夢者入公曰寡人夢與二日鬬而不勝寡人死乎占夢者對曰公之所病

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愈公且賜占夢者占夢者曰此非臣之力晏子教臣也公召晏子且賜之晏子曰占夢以占之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言之則不信矣此占夢之力也臣無功焉公兩賜之曰以晏子不奪人之功以占夢者不蔽人之能

遊華胥國

列子黃帝晝寢而夢丨于丨丨氏之丨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己不知踈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擿無痟癢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硋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

寢虛若處牀

見上

通於天地應於物類

列子一體之盈虛消息皆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故陰氣壯則夢

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焫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是以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為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儛者哭

甚飽夢與甚饑夢取見上

神遇列子｜｜為夢形接為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真往來者也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

真人不夢見上

八徵六候列子覺有｜｜夢有｜｜奚謂八徵一曰故二曰為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八者徵形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蘁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

神交見上

君僕列子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夢為國｜居人民

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懃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為僕虜苦則苦矣夜為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為人丨趨走作役無不為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啽囈呻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為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耶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已思慮之事疾並少閒

蕉鹿

列子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焉順塗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耶詎有薪者耶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耶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耶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

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
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
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
認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
君曰嘻士師將
復夢分人鹿乎

夢分人鹿見上

君乎牧乎莊子夢飲酒者
且而哭泣夢哭
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
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
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固哉丘也
與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弔詭

周為胡蝶胡蝶為周莊子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
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
則蘧蘧然周也不知｜之夢｜｜｜與｜｜之
夢｜｜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夢鳥厲天夢魚沒淵莊子且汝｜為｜而｜乎｜｜為｜而｜
於｜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

髑髏見夢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撽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夜半丨丨丨丨丨曰子之談者似辨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説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

駁馬朱蹄

莊子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頾乘丨丨而偏丨丨丨

清江使

莊子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髪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丨丨丨丨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

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

秋栢之實

莊子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為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辨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為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為｜｜｜｜矣

煬竈

韓非子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賤矣公曰何夢對曰夢見竈為見公也公怒曰吾聞夢見人主者夢見日奚為見寡人而夢見竈對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燭一國人一人不能擁也故將見人主者夢見日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今或者一人有煬君者乎則臣雖夢見竈不亦可乎

索形期得

呂氏春秋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子白縞之冠丹績之祹東布之衣新素履墨劍室從而叱之唾其面

惕然而寤徒夢也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丨其丨丨丨之則可不得之將死之每朝與其友立乎衢三日不得卻而自殁

夢受秋駕 呂氏春秋尹儒學御三年而不得焉苦痛之夜丨丨丨於其師明日往朝其師望而謂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日將教子以秋駕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今昔臣夢受之先為其師言所夢所夢固秋駕

醜夢 淮南子身有丨丨不勝正行國有妖祥不勝善政

不勝正行 見上

行者思居者夢 淮南子丨丨丨丨於道而丨丨丨丨於牀

規其臀以墨 國語且吾聞晉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丨丨丨丨曰使有晉國三而畀驩之孫故名之曰黑臀

賀夢 國語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於爾門公拜稽首覺召史嚚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

也天事官成公使因之且使國人｜｜

黃能入寢

國語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客館客問君疾對曰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偏諭也而無除今夢｜｜｜於｜門不知人殺予抑厲鬼耶

與海神戰

史記秦始皇紀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為大蛟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即以連弩射之始皇夢｜｜｜｜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為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

黃蛇自天屬地

史記封禪書文公夢｜｜｜｜下｜｜其口止於鄜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

秦繆公上天

史記封禪書秦繆公立病臥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

上帝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藏之府而後世皆曰｜｜｜｜｜

草蘭為符

史記鄭世家文公之賤妾曰燕姞夢天與之蘭曰余為伯儵余爾祖也以是為而子蘭有國香以夢告文公文公幸之而予之｜｜｜｜遂生子名曰蘭

顏若茗華

史記趙世家王遊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之｜命乎命乎曾無我嬴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納其女娃嬴孟姚也

衣偏裻乘飛龍

史記趙世家孝成王四年王夢｜｜之衣｜｜｜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明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裻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

日入懷

史記外戚世家男方在身時王美人夢｜｜其｜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

黃頭郎從後推之上天

史記佞幸傳孝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

｜｜｜顧見其衣裻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自求推者郎即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

夢青蠅矢　漢書昌邑哀王髆傳王｜｜｜之｜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屋板瓦覆發視之青蠅矢也

竈居樹上　漢書霍光傳顯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

銅人起立　漢書王莽傳莽夢長樂宮｜｜五枚｜｜莽惡之念銅人銘有皇帝初兼天下之文即使尚方工鐫滅所夢銅人膺文

飛蟲著身　後漢書明德馬皇后紀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立為皇后先是數日夢有小｜｜無數赴｜｜又入皮膚中而後飛去

捫天　後漢書和熹鄧皇后紀后嘗夢｜｜蕩蕩正青若有鍾乳狀迺仰嗽飲之以訊諸占夢言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而咶之斯皆聖王之前占吉不可言

首陽神馬　後漢書五行志注蔡邕作伯夷叔齊碑曰熹平五年天下大旱禱請名山求獲答應

時處士平陽蕪騰字元成夢陟｜｜有｜｜｜之使在道明覺而思之以其夢陟狀上聞天子開三府請兩使者與郡縣戶曹掾吏登山升祠手書要曰君況我聖主以洪澤之福天尋興雲即降甘雨也

八厶子系十二為期 後漢書公孫述傳述夢有人語之曰｜｜｜｜｜｜｜｜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若何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尚可況有十二乎

乘赤龍上天 後漢書馮異傳諸將勸光武即帝位光武乃召異詣鄗問四方動靜異曰三王反畔更始敗亡天下無主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上為社稷下為百姓光武曰我昨夜夢｜｜｜｜｜覺悟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心中動悸大王重慎之性也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

大殿極上三穗禾 後漢書蔡茂傳茂初在廣漢夢坐｜｜｜｜有｜｜｜｜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賀離席慶曰大殿者宮府之形象也極而有

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是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為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秩也袞職有闕君其補之旬月而茂徵馬乃辟賀為掾

禾失為秩見上

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巳後漢書鄭康成傳夢孔子告之曰起起｜｜｜｜｜｜｜｜｜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

講於陰堂之奧後漢書周磐傳建光元年年七十三歲朝會集諸生講論終日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既而長歎豈吾齒之盡乎

帶印綬登樓而歌後漢書張奐傳初奐為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奐｜｜｜｜｜訊之占者曰必將生男復臨茲邦命終此樓既而生子猛呂建安中為武威太守殺刺史邯鄲商州兵圍之急猛恥見擒乃登樓自燒而死卒如占云

虎銜雷公魏書曹爽傳注世語曰初爽夢二｜｜｜｜雷公若二升梲放着庭中爽惡之以問占者靈臺丞馬訓曰憂兵

訓退告其妻曰爽將以兵亡不出旬日

兩手捧日

魏志程昱傳注魏書曰昱少時常夢上泰山丨丨丨丨昱私異之以語荀彧及兖州反賴昱得完三城於是彧以夢白太祖太祖曰卿當終為吾腹心昱本名立太祖乃加其上日更名昱也

山上流水

魏志鄧艾傳初艾當伐蜀夢坐丨丨而有丨丨以問殄虜護軍爰邵邵曰按八卦山上有水曰蹇蹇繇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還乎艾憮然不樂

瓦化雙鴛

魏志周宣傳文帝問宣曰吾夢殿屋兩丨墮地丨為丨丨此何謂也宣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帝曰吾詐卿耳宣對曰夫夢者意耳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畢而黃門令奏宮人相殺

三夢芻狗

魏志周宣傳嘗有問宣曰吾昨夜夢見芻狗宣答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宣曰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欲墮車折脚宜戒慎之頃之果如宣言

後又問宣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家欲失火當護之俄遂火起語宣曰前後三時皆不夢也聊試君耳何以皆驗耶宣對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真夢無異也又問宣曰｜｜｜｜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也祭祀既訖則芻狗為車所轢故中夢當墮車折脚也芻狗既車轢之後必載以為樵故後夢憂失火也

夢猪嚙足 蜀志關羽傳羽初出軍圍樊｜夢｜｜｜其｜語子平曰吾今年衰矣

井中生桑 蜀志楊洪傳注益都耆舊傳曰何祗嘗夢井中生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桑字四十下八君壽恐不過此祗笑言得此足矣

牛角及鼻公字之象 蜀志蔣琬傳琬見推之後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沱意甚惡之呼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君位必至公大吉之徵也

腸繞閶門 吳志孫堅傳注吳書曰堅母懷妊堅

夢丨出丨吳丨丨寤而懼之以告鄰母母曰安知非吉徵也

松生腹上 吳志三嗣主傳注吳書曰丁固為尚書夢丨樹丨其丨丨謂人曰松字十八公後十八歲吾其為公乎卒如夢焉

呑易三爻 吳志虞翻傳注翻別傳曰又臣郡吏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盡丨之道士言丨丨道在天丨丨足矣

三馬一槽 晉書宣帝紀魏武察帝有雄豪志聞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丨丨同食丨丨甚惡焉

日環城 晉書明帝紀敦將舉兵內向帝密知之微行至于湖陰察敦營壘敦正晝寢夢丨丨其丨

三刀 晉書王濬傳濬夜夢懸丨丨於卧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濬驚覺意甚惡之主簿李毅再拜賀曰三刀為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及賊張弘殺益州刺史皇甫宴果遷濬為益州刺史

生八翼飛上天 晉書陶侃傳夢丨丨丨丨而丨

丨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閽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猶痛

得大象晋書張茂傳茂少時夢丨丨丨以問占夢萬推推曰君當為大郡而不善也問其故推曰象者大獸獸者守也故知當得大郡然象以齒焚為人所害果如其言

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晋書謝安傳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因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常懼不全忽夢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雞主酉今太歳在酉吾病殆不起乎乃上踈遜位

斷盤囊晋書鄧攸傳為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猛獸自後丨其丨丨占者以為水邊有女汝字也斷盤囊者新獸頭代故獸頭也不作汝陰當汝南也果遷汝陰太守

一烏文彩異常飛入口中晋書羅含傳含幼孤為叔母朱氏所養少有志尚甞晝卧夢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因起驚說之朱氏曰鳥有文彩汝後必有文章自此後藻思日新

羣魚負羊　晉書佛圖澄傳季龍常晝寢夢見｜｜｜｜從東北來寤以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

立氷上與氷下人語　晉書索紞傳孝廉令狐策夢｜｜｜｜｜｜｜｜紞曰氷上為陽氷下為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氷未泮婚姻事也君在氷上與氷下人語為陽語陰媒介事也君當為人作媒氷泮而婚成策曰老夫耄矣不為媒也會太守田豹因策為子求鄉人張公徵女仲春而成婚焉

脚肉被啖為却　晉書索紞傳功曹張邈嘗奉使詣州夜夢狼啖一脚紞曰｜｜｜｜｜字會東虜反遂不行

魚變為人　晉書劉元海載記豹妻呼延氏魏嘉平中祈子於龍門俄而有一大魚頂有二角軒鬐躍鱗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旦所見｜｜｜｜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雞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

服之生貴子寤而告豹豹曰吉徵也吾昔從邯鄲張冏母司徒氏相云吾當有貴子孫三世必大昌仿像相符矣自是十三月而生元海左手文有其名遂以名焉

日精 見上

金面丹唇 晉書劉曜載記咸和三年夜夢三人｜｜｜｜東向逡廵不言而退曜拜而履其跡

天神遣使者命拜龍驤將軍 晉書苻堅載記健之入關也夢｜｜｜｜｜｜朱衣赤冠｜｜｜堅為｜｜｜｜健翼日為壇於曲沃以授之健泣謂堅曰汝祖昔受此號今汝復為神明所命可不勉之堅揮劍捶馬志氣感勵士卒莫不悼服

鬼兵 晉書姚萇載記萇在長安至於新支堡疾篤輿疾而進夢苻堅將天官使者｜｜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入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

夢聞鼓吹 宋書樂志晉江左初臨川太守謝擒每寢輒｜｜｜｜有人為其占之曰君不得生鼓吹

當得死鼓吹爾搗擊杜弢戰没追贈長水校尉葬給鼓吹焉

白龍夾舫 宋書劉穆之傳穆之嘗夢與高祖俱泛海忽值大風驚懼俯視船下見有二丨丨丨既而至一山峯崿聳秀林樹繁密意甚悅之

丸土 宋書劉敬宣傳敬宣數曉天文知必有興復晉室者尋夢丨丨服之既覺喜曰丸者桓也桓既吞矣吾復本土乎

此絹足度 宋書沈慶之傳初慶之夢有人以兩匹絹與之謂曰丨丨丨丨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兩匹八十尺也足度無盈餘矣

天門開 宋書薛安都傳安都後征關陝至臼口夢仰頭視天正見丨丨丨謂左右曰汝見天門開不至是歎曰夢天開乃中興之象耶

乘龍逐日 齊書祥瑞志太祖年十七夢丨青丨西行丨丨日將薄山乃止覺而恐懼家人問占者云至貴之象也蘊偘云青木色日暮者宋氏末運也

捉龍脚 齊書祥瑞志泰始七年明帝遣前淮南太守孫奉伯往淮陰監元會奉伯與太

祖同寢夢上乘龍上天於下｜｜｜不得覺謂太祖曰兗州當大庇生民弟不見也奉伯卒於宋第十九子 齊書祥瑞志清河崔靈運為上府叅軍夢天帝謂己曰蕭道成是我｜｜｜｜我去年已授其天子位自三王五帝至齊受命君凡十九人也

舉體生毛髮生至足 齊書祥瑞志世祖年十三夢｜｜｜｜｜｜｜｜又夢人指上所踐地曰周文王之田又夢虛空中飛又夢著孔雀羽衣庾温云雀爵位也又夢鳳凰從天飛下青溪宅齋前兩翅相去十餘丈翼下有紫雲氣

桑屐 齊書祥瑞志世祖在襄陽夢著｜｜行度太極殿階庾温云屐者運應木也臣案桑字為四十而二點世祖年過此即帝位

畫衣 齊書祥瑞志世祖在郢州夢人從天飛下頭插筆來兩｜上｜兩邊不言而去庾温釋云畫者山龍華蟲也

甌麻粥 齊書宣孝陳皇后傳后生太祖太祖年二歲乳人之乳后夢人以｜｜｜｜與之覺而乳大出

異而說之

呑玉勝 齊書高昭劉皇后傳后母桓氏夢丨丨丨生后時有紫光滿室

羣虵繞城 齊書始安王遥光傳遥光未敗一夕城内皆夢丨丨丨丨丨各共說之咸以為異

半身熱

舉體熱 齊書張敬兒傳妻謂敬兒曰昔時夢手熱如火而君得南陽郡元徽中夢丨丨丨而君得本州今復夢丨丨丨矣有閹人聞其言說之事達世祖世祖疑其有異志永明元年敕朝臣華林八關齋於坐收敬兒伏誅少日

騎五色師子 齊書王敬則傳敬則年長兩腋下生乳各長數寸夢丨丨丨丨丨

黃衣老公 齊書劉懷珍傳靈哲所生母嘗病靈哲躬自祈禱夢見丨丨丨丨曰可取南山竹笋食之疾立可愈靈哲驚覺如言而疾瘳按靈哲懷珍子

草中肅九五相追逐 齊書荀伯玉傳初太祖在淮南伯玉假還廣陵夢上廣陵城南樓上有二青衣小兒語伯玉云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伯玉視城

下人頭上**時乘之夢**齊書荀伯玉傳泰始七年伯玉夢太祖乘船在廣陵北渚見上兩腋下皆有翅不舒伯玉問何當舒上曰却後三年伯玉夢中自謂是咒師向上唾咒之凡六咒有六龍出兩腋下翅皆舒還而復斂元徽二年而太祖破桂陽威名大震五年而廢蒼梧太祖謂伯玉曰卿丨丨丨丨今且效矣

蕭生斷流齊書紀僧真傳僧真夢蕭艾生滿江驚而白之太祖曰詩人採蕭蕭即艾也丨丨丨丨卿勿廣言

金席齊書南夷林邑國傳林邑王范楊邁初産母夢人以丨丨藉之光色奇麗中國謂紫磨金夷人謂之楊邁故以為名

太尉以褥席見賜梁書柳慶遠傳初慶遠從父兄衛將軍世隆嘗謂慶遠曰吾昔夢丨丨丨丨丨丨吾遂亞台司適又夢以吾褥席與汝汝必光吾公族至是慶遠亦繼世隆為

馬墜鈴入懷梁書任昉傳父遥齊中散大夫遥妻裴氏嘗晝寢夢有彩旗蓋四角懸鈴自天而丨

其一丨落丨丨中心悸動既而有娠

著朱衣行水上 梁書鮑泉傳初泉之為南討都督也其友人夢泉得罪於世祖覺而告之後未旬果見囚執頃之又夢泉丨丨丨而丨丨丨又告泉曰君勿憂尋得免矣因說其夢泉密記之俄而復見任皆如其夢

折臂太守 梁書劉之遴傳之遴出為征西鄱陽王長史南郡太守後轉為西中郎湘東王長史太守如故初之遴在荊州嘗寄居南郡廨忽夢前太守袁彖謂曰卿後當為丨丨丨丨即居此中之遴後果損臂遂臨此郡

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 梁書劉勰傳予齒在踰立嘗夜夢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旦而寤迺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丨難見也迺小子之垂夢歟

授九一掬 梁書何點傳點少時嘗患渴痢積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建講於講所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丨丨丨丨夢中服之自此而差

衣恰行列至前俱拜

牀下梁書何胤傳先是胤疾妻江氏夢神人告之曰汝夫壽盡既有至德應獲延期爾當代之妻覺說焉俄得患而卒胤疾乃瘳至是胤夢一神女并八十許人並｜｜｜｜｜｜｜｜｜｜覺又見之便命營凶具既而疾動因不自治

青龍自懷出梁書陶隱君傳母夢｜｜｜｜而｜并見兩天人手執香爐來至其所已而有娠遂生隱君

仰見天中字梁書沈瑀傳初瑀在竟陵王家素與范雲善齊末嘗就雲宿夢坐屋梁柱上｜｜｜｜｜曰范氏宅至是瑀為高祖說之高祖曰雲得不死此夢可驗

中國

今有聖主梁書干陀利國傳天監元年其王瞿曇修䟦陀羅以四月八日夢見一僧謂之曰｜｜｜｜｜｜十年之後佛法大興汝若遣使供奉敬禮則土地豐樂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則境土不得自安修䟦陀羅初未能信既而又夢此僧曰汝若不信我當與汝往觀之乃於夢中來至中國拜覲天子既覺心異之陀羅

本工畫乃寫夢中所見高祖容質飾以丹青仍遣使并畫工奉表獻玉盤等物使人既至摸寫高祖形以還其國比本畫則符同焉因盛以寶函日加禮敬

三分取一 陳書世祖紀梁太清初夢兩日鬬一大一小大者光滅墜地色正黃其大如斗世祖因｜｜｜｜而懷之

憶夢償夢 陳書章昭達傳克定閩中以功授鎮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初世祖嘗夢昭達升于台鉉及旦以夢告之至是侍醼世祖顧昭達曰卿｜｜不何以｜｜昭達對曰當効犬馬之用以盡臣節自餘無以奉償

五色雲化鳳 陳書徐陵傳母臧氏嘗夢｜｜｜｜｜而為｜集左肩上已而誕陵焉

鄭郎開口 陳書鄭灼傳灼性精勤尤明三禮少時嘗夢與皇侃遇於途侃謂灼曰｜｜｜｜｜侃因唾灼口中自後義理逾進

誦觀世音 南史王元謨傳初元謨始將見殺夢人告曰｜｜｜｜千遍則免元謨夢中曰何可竟也仍見授既覺誦之且得千遍明

日將刑誦之不轂忽傳唱傳刑**天子在門**南史孔靖傳宋武帝東征孫恩屢至會稽過季恭宅季恭正晝卧有神人衣服非常謂曰起｜｜｜｜既而失之遽出適見帝延入結交執手曰卿後當大貴願以身為託於是曲意禮接贍給甚厚**引鹵簿入厠**南史沈慶之傳初慶之嘗夢｜｜｜｜中慶之甚惡入厠之鄙時有善占夢者為觧之曰君必大富貴然未在旦夕問其故答云鹵簿固是富貴容厠中此謂後帝也知君富貴不在今主及中興之功自五校至是而登三事**夢母如平生**南史齊宜都王鏗傳生三歲喪母及有識問母所在左右告以早亡便思慕蔬食自悲不識母常祈請幽冥求一夢見至六歲遂｜見一女人云是其｜鏗悲泣向舊左右說容貌衣服事皆｜｜｜聞者莫不歔欷**犬子有角**南史張敬兒傳始其母於田中卧夢｜｜｜｜舐之已而有娠而生敬兒故初名狗兒又生一子因狗兒之名復名

兒

猪 **鹿皮十一領** 南史吉士瞻傳士瞻夢得一積｜｜從而數之有｜｜｜及覺喜曰鹿者祿也吾當居十一祿也

標度處所有若人功 南史庾子輿傳欲為父立佛寺未有定處夢有僧謂曰將修勝業嶺南原即可營造明往履歷果見｜｜｜｜｜｜因立精舍

一匹錦 南史江淹傳為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邱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躓矣又嘗宿於冶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為詩絶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

五色筆見上

青鏤管筆 南史紀少瑜傳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授之云我以此筆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遒進

日出室內 魏書道武帝紀

太祖道武皇帝諱珪昭成皇帝之嫡孫獻明皇帝之子也母曰獻明賀皇后初因遷徙遊於雲澤既而寢息夢丨丨丨丨寤而見光自牖屬天歘然有感以建國三十四年七月七日生太祖於參合陂北其夜復有光明昭成大悅羣臣稱慶大赦告於祖宗

日化為龍

魏書宣武帝紀世宗宣武皇帝諱恪高祖孝文皇帝第二子母曰高夫人初夢為日所逐避於牀下丨丨丨丨繞已數匝寤而驚悸既而有娠太和七年閏四月生帝於平城宮

日照之徵

魏書孝文昭后高氏傳初后幼曾夢在堂內立而日光自窗中照之灼灼而熱后東西避之光猶斜照不已如是數夕后自怪之以白其父颺颺以問遼東人閔宗宗曰此奇徵也貴不可言颺曰何以知之宗曰夫日者君人之德帝王之象也光照女身必有恩命及之女避猶照者主上來求女不獲已也昔有夢月入懷猶生天子況丨丨丨丨此女必將被帝命誕育人君之象也遂生世祖後生廣平王

懷次長樂公主

老翁賜子 魏書宗室瑞傳初瑞母尹氏有娠致傷後晝寢夢一丨丨具衣冠告之曰吾丨汝一丨汝勿憂也寤而私喜又問筮者筮者曰大吉未幾而生瑞禎以為協夢故名瑞字天賜

豪盛齊下 魏書鄭範傳範前解州還京也夜夢陰毛拂踝他日說之時齊人有占夢者曰史武進云丨丨於丨丨矣使君臨撫東秦道光海岱必當重牧全齊再祿營丘矣範笑而答曰吾將為卿必驗此夢果如其言

攜酒言別賦詩為贈 魏書盧元明傳永熙末居洛東緱山乃作幽居賦焉於時元明友人王由居潁川忽夢由丨丨丨就之丨丨丨丨及明憶其詩十字云自茲一去後市朝不復遊元明嘆曰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間乃今有夢又復如此必有他故經三月果聞由為亂兵所害尋其亡日乃是得夢之夜

星墜壓脚 魏書陳奇傳奇初被召夜夢丨丨丨丨明而告人曰星則好風星則好雨夢星壓脚必無善徵但時

命峻切不敢不赴耳數年中嘗夢兩人教授魏書江式傳式少專家學丨丨之丨丨丨

丨丨時相丨丨及寤每有記識履衆星而行北齊書神武帝紀神武自隊主轉為函使嘗乘驛過

建興雲霧晝晦雷聲隨之半日乃絶若有神應者每行道路往來無風塵之色又嘗夢丨丨丨丨丨覺而内喜

以筆點額北齊書文宣帝紀既為王夢人丨丨丨巳丨旦以告館客王曇哲曰吾其退乎曇哲再拜

賀曰王上加點成主字乃當進海上坐玉盆日入裙下北齊書後主紀母曰胡皇后夢

於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遂有娠天保七年五月五日生帝於并州邸孕六男二女皆感

夢北齊書神武婁后傳后凡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孕文襄則夢一斷龍孕文宣則夢大龍首尾屬天地張口

動目勢狀驚人孕孝昭則夢蠕龍於地孕武成則夢龍浴於海孕魏二后竝夢月入懷孕襄城博陵二王夢鼠

入衣下

雷光奪目駛雨霑灑 北齊書竇泰傳初泰母夢風雷暴起若有雨狀出庭觀之見｜｜｜｜｜｜｜｜寤而驚汗遂有娠朞而不産大懼有巫曰渡河湔裙産子必易便向水所忽見一人曰當生貴子可從而南泰母從之俄而生泰

光照先人 北齊書李元忠傳初元忠將仕夢手執炬火入其父墓中夜驚起甚惡之旦告其受業師占云大吉此謂｜｜｜｜終致貴達矣

山上挂絲 北齊書張亮傳薛琡嘗夢亮於｜｜｜｜以告亮且占之曰山上絲幽字也君其為幽州乎數月亮出為幽州刺史

超棘 北齊書馬敬德傳世祖為後主擇師傅趙彥深進之入為侍講其妻夢猛獸將來向之敬德走｜叢｜妻伏地不敢動敬德占之曰吾當得大官超棘過九卿也爾伏地夫人也

見一人出身中 北齊書李廣傳廣曾欲早朝未明假寐忽驚覺謂其妻云吾向似睡忽｜｜｜｜吾｜｜語云君用心過苦非

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因而恍惚不樂數日便遇疾積年不起

抱子昇天 周書文帝紀太祖德皇帝之少子也母曰王氏孕五月夜夢｜｜｜｜纔不至而止寤而告德皇帝德皇帝喜曰雖不至天貴亦極矣

賜爾是子俾壽且貴 周書宇文貴傳貴母初孕貴夢有老人抱一兒授之曰｜｜｜｜｜｜｜｜｜及生形類所夢故以永貴字之

浮磬之精寶持必生令子 周書高琳傳琳母嘗祓禊泗濱遇見一石光彩朗潤遂持以歸是夜夢見一人衣冠有若仙者謂其母曰夫人向所將來之石是｜｜｜｜若能｜｜｜｜｜｜其母驚寤便舉身流汗俄而有娠及生因名琳字季珉焉

與坐席 周書柳霞傳霞幼而爽邁神彩嶷然髫歲便有成人之量篤好文學動合規矩其世父慶遠特器異之謂霞曰吾昔逮事伯父太尉公嘗語吾云我昨夢汝登一樓樓甚峻麗吾以坐席與汝汝後名宦必達恨吾不及見耳

吾向聊復晝寢又夢將昔時坐席還以賜汝汝之官位當復及吾特宜勉勵以應嘉祥也

金錍治目

周書張元傳元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恒憂泣晝夜讀佛經禮拜以祈福祐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行道每言天人師乎元為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祖目見明元求代闇如此經七日其夜夢見一老公以丨丨丨其祖丨謂元曰勿憂悲也三日之後汝祖目必差元於夢中喜躍遂即驚覺乃遍告家人居三日祖果目明

柱轉三匝

北史陽休之傳初休之在洛將仕夜夢見黃河北驛道上行從東向西道南有一冢極高大休之步登冢頭見一銅柱趺為蓮花形休之從西北登一柱礎上以手捉一柱柱遂右轉休之咒曰丨丨丨丨吾至三公柱遂三匝而止休之尋寤意如在鄴城東南者其夢竟驗云

乘龍昇天

舊唐書宣宗紀嘗夢丨丨丨丨言之於鄭后乃曰此不宜人知者幸

勿復言**遺大秤**舊唐書上官昭容傳初婉兒在孕時其母夢人丨己丨丨占者曰當生貴子而秉國權衡既生女聞者啞其無效及婉兒專秉內政果如占者之言**神人覆鼎**舊唐書元宗元獻皇后楊氏傳后景雲元年八月選入太子宮時太平公主用事尤忌東宮宮中左右持兩端而潛附太平者必陰伺察事雖纖芥皆聞於上太子心不自安后時方娠太子密謂張說曰用事者不欲吾多息胥恐禍及此婦人其如之何密令說懷去胎藥而入太子於曲室躬自煑藥醺然似寐夢丨丨丨丨既寤如夢如是者三太子異之告說說曰天命也宜無他慮既而太平誅后果生肅宗**車中載日月光芒燭六合**舊唐書憲宗孝明皇后鄭氏傳后弟光夢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占者曰必暴貴**進讜言有如平生**舊唐書虞世南傳卒後數歲太宗夜夢見之有若平生翌日下制曰禮部尚書永興文懿公虞世南德行

淳備文為辭宗夙夜盡心志在忠益奄從物化倐移歲序昨因夜夢忽覩其人兼｜｜｜｜｜｜之日追懷遺美良増悲歎宜資冥助申朕思舊之情可於其家為設五百僧齋并為造天尊象一區又勒圖其形於凌烟閣

講堂照鏡 舊唐書崔湜傳行至荆州夢於｜｜｜｜占曰鏡者明象吾當為人主所明也以告夢人張由對曰講堂者受法之所鏡者於文為立見金此非吉徵其日追使至縊於驛中

神人遺雙筆 舊唐書李嶠傳為兒童時夢有｜｜｜｜之｜｜自是漸有學業

紫色大鳥 舊唐書張薦傳祖鷟字文成聰警絶倫書無不覽為兒童時夢｜｜｜｜五采成文降於家庭其祖謂之曰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鷟也為鳳之佐吾兒當以文章瑞於明廷因以為名字初登進士第對策尤工考功員外郎騫味道賞之曰如此生天下無雙矣

屋棟飾黄土覆從皆所識 舊唐書鄭澣子處誨傳處誨族父朗

初朗為定州節度使處誨為工部侍郎因早朝假寐於待漏院忽夢已為浙東觀察使經過汴州而朗為汴帥於留連飲餞仰視｜｜｜以｜｜｜｜｜｜｜明年朗果自定州鎮宣武辟韋重掌書記重將行處誨告以所夢明年處誨轉刑部侍郎其年秋授浙東觀察使行及潼關朗遣從事迎勞仍至手書令先疏所夢比至汴宴於清暑亭賔佐悉符夢中朗仰視屋棟曰此亦黄土也四座感歎

烱然雙光

舊唐書劉沔傳初沔為忠武小校從李光顔討淮西為捉生將前後遇賊血戰鋒刃所傷幾死者數四嘗傷重臥草中月黒不知歸路昏然而睡夢人授之雙燭曰子方大貴此行無患可持此而還既行｜｜有｜｜在目前自後破虜危難每行嘗有此光及罷鎮後雙光息

鑿心

舊唐書尹知章傳少勤學嘗夢神人以大｜開其｜以藥納之自是日益開朗盡通諸經精義未幾而諸師友北面受業焉

靈鳳集身

舊唐書王遠知傳父曇選母梁駕部

郎中丁超女也甞晝寢夢｜｜｜其｜因而有娠又聞腹中啼聲沙門寶誌謂曇選曰生子當為神仙之宗伯也

日墜首承 唐書賈循傳循從子隱林為永平兵馬使當入衛屬朱泚難率衆扈行在德宗引至卧內以手板畫地陳攻守計奏曰臣甞夢｜｜以｜｜之帝曰非朕耶

論大衍數 唐書李適傳甞夢與人｜｜｜｜｜寤而曰吾壽盡此乎敕其子曰霸陵原西視京師吾樂之可營墓樹十松焉及未病時衣冠往寢石榻上置所譔九經要句及素琴於前士貴其達

濮字方丈餘 宋史安守忠傳初守忠甞夢一｜｜｜｜｜及領是郡幾二十年於是始寤

牛相公來 宋史劉沆傳沆母夢衣冠丈夫曰｜｜｜｜｜已而呂丞相至有娠乃生沆

呂丞相至 宋史梅詢傳在濠州夢人告曰｜｜｜｜矣既而呂夷簡通判州事故待之甚厚其後援詢於廢斥中以至貴顯夷簡力也

懷玉山人 宋史楊億傳字大年建州

浦城人祖文逸南唐玉山令億將生文逸夢一道士自稱｜｜｜來謁未幾億生有毛被體長尺餘經月乃落

六印加劍上 宋史夌策傳初策登第夢人以｜｜｜｜遺之其後往劍外凡六任時以為異

授玉像 宋史章得象傳得象母方娠夢登山遇神人｜以｜｜｜及生父奐復夢家庭積笏如山

積笏如山 見上

旌旗鶴雁降庭 宋史富弼傳富弼字彥國河南人初母韓有娠夢｜｜｜｜｜其｜云有天赦已而生弼

金書名簿 宋書趙槩傳槩初名禋嘗夢神人｜｜｜｜有趙槩遂更云

持六刀 宋史儒林傳洪興祖從知饒州先夢｜｜｜覺曰三刀為益今倍之其饒乎已而果然

神捧土培鈌 宋史吳越世家惟治初鎮四明嘗夢神人披甲自稱西嶽神謂惟治曰公面有鈌文即捧土培之後領華州節鉞三十年

綠衣中人召賦曉寒歌 宋史文苑傳蕭貫初

感疾夢丨丨丨丨丨丨至帝所丨禁中後七年復為君婦

丨丨丨詞語清麗人以比唐李賀

宋史列女傳王氏婦梁臨川人歸夫家才數月會大元兵至一夕與夫約曰吾遇兵必死義不受汚辱若復娶當告吾頃之夫婦被掠有軍千戶强使從已婦紿曰夫在伉儷之情有所不忍乞歸之而後可千戶以所得金帛與其夫而歸之並與一矢以却後兵約行十餘里千戶即之婦拒且罵曰吾與夫誓天地鬼神寘臨之此身寧死不可得也因奮搏之乃被殺時有同掠脫歸者道其事越數年夫以無嗣謀更娶議輒不諧因告其故妻夜夢妻曰我死後生某氏家今十歲矣丨丨丨當丨丨丨丨明日遣人聘之一言而合詢其生與婦死年月同云

持巨鑑剖腹納之宋史方技傳王處訥少時有老叟至舍煮洛河石如麪令處訥食之且曰汝性聰悟後當為人師又嘗夢人丨丨丨星宿燦然滿中丨丨丨丨覺而汗洽月餘心胷猶覺痛因留意

星歷占候之學深究其旨

羊去角尾爲王字　遼史耶律乙辛傳初乙辛母方娠夜夢手搏羖羊拔其尾角既寤占之術者曰此吉兆也｜｜｜｜｜｜｜｜汝後有子當王

神人授寶珠　金史顯宗皇后徒單氏傳后以皇統七年生於遼陽母夢｜｜｜｜以｜｜｜光焰滿室既寤而生紅光燭於庭

二玉梳化月　金史宣宗皇后王氏中都人明惠皇后妹也其父微時嘗夢｜｜｜｜爲｜已而生二后

鼠銜明珠　金史黄久約傳母劉氏尚書右丞長言之妹一夕夢｜｜｜｜寤而久約生歲

夢元夷蒼水使者　吴越春秋禹傷父功不成循江泝河盡濟甄淮乃勞身焦思以行七年聞樂不聽過門不入冠挂不顧履遺不躡功未及成愁然沈思乃案黄帝中經歷蓋聖人所記曰在於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赤帝在闕其巖之巓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白銀

皆瑑其文禹乃東廵登衡嶽血白馬以祭不幸所求禹乃登山仰天而嘯因丨見赤繡衣男子自稱丨丨丨丨丨聞帝使文命於斯故來候之非厥歳月將告以期無為戱吟故倚歌覆釜之山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於黄帝巖嶽之下三月庚子登山發石金簡之書存矣禹退又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案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

夢有直有象有精有想有人有感有時有反有病有性 王符潛夫論 凡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在昔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已命爾子虞而與之唐及生手掌曰虞因而為名成王滅唐遂以封之此謂直應之夢也詩云惟熊惟羆男子之祥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衆惟魚矣實惟豐年旐惟旟矣室家蓁蓁此謂象之夢也孔子生於亂世日思周公之德夜即夢之此謂意精之夢也人有所思即夢其到有憂即夢其事此謂記想之夢也

今事貴人夢之即為祥賤人夢之即為妖君子夢之即為榮小人夢之即為辱此謂人位之夢也晉文公於城濮之戰夢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是大惡也及戰大勝此謂極反之夢也陰雨之夢使人厭迷陽旱之夢使人亂離大寒之夢使人怨悲大風之夢使人飄飖此謂感氣之夢也春夢發生夏夢高明秋冬夢熟藏此謂應時之夢也陰病夢寒陽病夢熱內病夢亂外病夢發百病之夢或散或集此謂氣之夢也人之性情好惡不同或以此吉或以此凶當各自察常古所從此謂情性之夢也

十者占夢之大路　王符潛夫論書

有所思夜夢其事作吉作善凶惡不信者謂之想貴賤賢愚男女長少謂之人風雨寒暑謂之感五行王相謂之時陰極即吉陽極即凶謂之反觀其所疾察其所夢謂之病心精好惡於事驗謂之性凡此｜｜｜｜｜｜｜也而決吉凶者之類以多反其故哉豈人覺為陽人寐為陰陰陽之務相反故邪此亦謂其不甚者爾借如

使夢吉事而已意大喜樂發於心精則真吉矣夢凶事而已意大恐懼憂悲發於心精即真惡矣所謂秋冬夢死傷也吉者順時也雖然財爲大害爾由弗若勿夢也凡察夢之大體清潔鮮好貌堅健竹木茂美宮室器械新成方正開通光明温和升上向興之象皆爲吉喜謀從事成諸臭汚腐爛枯槁絶霧傾倚徵邪劓刖不安閉塞幽昧解落墜下向衰之象皆爲計謀不從舉事不成妖孽怪異可憎可惡之事皆爲憂圖畫卹胎刻鏤非真瓦器虛空皆爲見欺紿倡優俳儛侯小兒所戲弄之象皆爲懽笑此其大部也夢或甚顯而無占或甚微而有應何也曰本所謂之夢者困不了察之稱而惜憒冒名也故亦不專信以斷事人對計事起而行之尚有不從況於忘忽雜夢亦可必乎唯其時有精誠之所感薄神靈之有告者乃有占爾是故君子之異夢非妄而已也必有事故焉小人之異夢非棨而已也時有禎祥焉是以武丁夢獲聖而得傅說二世夢白虎而滅其封夫奇

異之夢多有故而少無為者矣今一寢之夢或屢遷化百物代至而其主不能究道之故占者有不中也此非占之罪也乃夢者故也

張車子賜錢

干寶搜神記周擥嘖者貧而好道夫婦夜耕困息卧夢天公過而哀之勑外有以給與司命按録籍云此人相貧限不過此惟有丨丨丨應丨丨千萬車子未生請以借之天公曰善曙覺言之於是夫婦戮力晝夜治生所為輙得貲至千萬先時有張嫗者嘗往周家傭賃野合有身月滿當孕便遣出外駐車屋下産得兒主人往視哀其孤寒作粥糜食之問當名汝兒作何嫗曰今在車屋下而生夢天告之名為車子周乃悟曰吾昔夢從天換錢外白以張車子錢貸我必是子也財當歸之矣自是居日衰減車子長大富於周家

羽人

王嘉拾遺記昭王坐祇明之室晝而假寐忽夢白雲蓊蔚而起有人衣服並皆毛羽因名丨丨夢中與語問以上仙之術

授以芳茅

王嘉拾遺記孫堅母姙堅之時夢腸

出繞腰有一童女負之繞吳閶門外又｜｜｜｜一並童女語曰此吉祥也必生才雄之子今賜母以土王於翼軫之地鼎足於天下

名在月中 謝承會稽先賢傳闞澤字德潤在母胞八月吒聲震外年十三夢見｜字炳然｜｜｜

日在臍中 崔鴻後燕錄慕容熙宮人公孫夫人方娠夢｜｜｜｜獨喜而不敢言晉咸康二年晝寢生德

皆得肉食 劉昞燉煌新錄宋桶夢內中有一人著衣桶一手把兩杖極打之索紞占曰內中有人是肉字也兩杖箸之象極打肉食也過三日過三家｜｜｜｜矣

當令君延一算 余知古渚宮故事梁劉之亨仕南郡嘗夢二人姓李詣之亨乞命之亨不解其意既明有人遺生鯉兩頭之亨曰必夢中所感乃放之其夕夢二人謝恩云｜｜｜｜｜

赤衣人持鑿破腹 柳宗元龍城錄尹知章字文叔絳州翼城人少時性懵夢一｜｜｜｜巨｜｜其｜若內草茹於心中痛

甚驚竊自後聽敏為流輩所尊

吞丹篆

柳宗元龍城錄退之嘗說少時夢人與丹篆一卷令强吞之傍一人撫掌而笑覺後亦似胸中如物噎經數日方無恙尚由記其上一兩字筆勢非人間書也後識孟郊似與之目熟思之乃夢中傍笑者信乎相契如此

子建求序

柳宗元龍城錄韓仲卿一日夢一烏幘少年風姿磊落神仙人也拜求仲卿言某有文集在建鄴李氏公當名出一時肯為我討是文而序之俾我亦陰報爾仲卿諾之去復回曰我曹植子建也仲卿既竊檢鄴中書得子建集分為十卷異而序之即仲卿作也

魄妖

段成式酉陽雜俎漢儀大儺侲子辭有伯奇食夢道門言夢者丨丨或謂三尸所為釋門言有四一善惡種子二四大偏增三賢聖加持四善惡徵祥成式嘗見僧首素言之言出藏經亦未暇尋討又言夢不可取取則著著則怪入夫瞽者無夢則知夢者習也成式表兄盧有則夢看擊鼓及覺小弟戲叩門為街鼓也又

成式姑壻裴元裕言羣從中有悅隣女者夢女遺二櫻桃食之及覺核墜枕側

善惡種子 見上

四大偏增 見上

賢聖加持 見上

善惡徵祥 見上

夢中身人可見 段成式酉陽雜俎李鉉著李子正辯言至精之夢則｜｜｜｜｜｜如劉幽求見妻夢中身也則知夢不可以一事推矣愚者少夢不獨至人問之騶皂百夕無一夢也

衞生相負足下不沾 段成式酉陽雜俎秘書郎韓泉善解夢衞中行為中書舍人時有故舊子弟選投衞論屬衞欣然許之駮牓將出其人忽夢乘驢蹶墜水中登岸而靴不濕馬選人與韓有舊訪之韓被酒半戲曰公今選事不諧矣據夢｜｜｜｜｜｜｜及牓出果駮放韓有學術韓僕射猶子也

瀉白米 段成式酉陽雜俎威遠軍小將梅伯成以善占夢近有優人李伯怜遊涇州乞錢得米百斛及歸令弟取之過期不至晝夢洗白馬訪伯成占之伯成停思曰

凡人好反語洗白馬|||也君所憂或有風水 **炊臼** 之虞乎數曰弟至果言渭河中覆舟一粒無餘

段成式酉陽雜俎卜人徐道昇言江淮有王生者榜言解夢賈客張瞻將歸夢|於|中問王生生言君歸不見妻矣臼中炊固無釜也賈客至家妻果卒已數月方知王生之言不誣矣 **萬歲樓掛氷** 趙璘因話錄初公自貶所量移錢塘與李庶人不協後公在鄂州錡夢|||上||因自解曰氷者寒也樓者高也豈韓皐來代我乎意甚惡 **生則柳樹仆則柳木** 趙璘因話錄柳員外宗元自永州司馬徵至京意望錄用一日詣卜者問命且告以夢曰余柳姓也昨夢柳樹仆地其不吉乎卜者曰無苦但憂為遠官耳徵其意曰夫||||||||木者牧也君其牧柳州乎卒如其言 **裁錦** 馮贄雲仙雜記蕭穎士少夢有人投紙百番 **四者甚** 開之皆是綉花又夢||因此文思大進

佳

鍾輅前定錄豆盧署本名輔真貞元六年舉進士下第將遊信安以文謁郡守鄭式瞻甚禮之館給數日稍狎因謂署曰子復姓不宜兩字為名將為改之何如署因起謝且求其所改式瞻書數字若著者助者署者曰吾慮子宗從中有同者故書數字子當自擇之其夕宿於館夢一老人謂曰聞使君與子更名子當四舉成名丨丨丨丨後二十年為此郡守因指郡隙地曰此可以建亭臺既悟思之四者署字也遂以為名既二年又下第以為夢無徵知者或誚之後二年果登第蓋自更名後四舉也太和九年署自祕書監為衢州刺史既至周覽郡內得夢中所指隙地遂命建一亭名曰徵夢亭

安吉

鍾輅前定錄杭州臨安縣令張宣寶歷中自越府戶曹掾調授本官以家在浙東意求蕭山宰出謁已前三日忽夢一女子年二十餘修刺來謁宣素貞介夢中不與之見女子云某是明府邑中之客安得不相見耶宣遂見之之禮貌甚肅曰妾有十一口依在貴境

有年數矣今聞明府將至故來拜謁宣因問縣名竟不對宣因告其族人曰且誌之及後補湖州丨丨縣令宣以家事不便將退之族人曰不然前夕所夢一女子安字乎十一口吉字乎此陰騭已定退亦何益宣悟且笑曰若然固應有定遂受之及秩滿數年又將選時江淮水歉宣移家河東因求宋亳一官將引家住又夢前時女子顏貌如舊曰明府又當宰妾之邑也宣曰某已為夫人之邑今豈再授乎女子曰妾自明府罷秩即遷居今之所止非舊地也然往者家屬凋衰畧盡今止三口為累耳明府到後數月亦當辭去言訖似若悽愴宣亦未喻及唱官日乃得杭州臨安縣令宣嘆曰三口臨字也數月而去吾其憂乎到任半年而卒

臨安 見上

衛公精爽 裴庭裕東觀奏記太尉衛國公李德裕上即位後坐貶崖州司戶參軍卒於貶所一日丞

相令狐綯夢德裕曰某已謝明時幸相公哀之許歸葬故里綯且為其子滈言滈曰李衛公犯衆怒又崔魏二

丞相皆敵人也見持政必將上前異同未可言之也後數日上將坐延英綯又夢德裕曰某委骨海上思還故里與相公有舊幸憫而許之既寤召其子滈曰向來見李丨丨丨丨丨尚可畏吾不言必掇禍明日入中書具為同列言之既於上前論奏許其子蒙州立山縣尉護喪歸葬

昆脚皆頭

王泉子杜紫微頃於宰執處求一小儀不遂請小秋又不遂嘗夢人謂曰辭春不及秋丨丨與丨丨後果得比部員外

剪舌

杜光庭錄異記夔州道士王法元舌大而長呼丈字不甚典切常以為恨因發願讀道德經夢老君與丨其丨覺而言詞輕利精誦五千言頗有徵應

大槐安國

李昌齡樂善錄淳于棼嘗晝寢夢二紫衣吏引自宅南古槐下入俄至一城重樓傑閣金題其榜曰丨丨丨丨既入城又見一吏迎揖曰駙馬遠來且少憩於此此東華館也居數日王引見一見大悅即以公主名瑤芳者妻之未幾出典南柯郡政大舉王甚禮焉在任凡二

十年許生男子五人女子二人無何主卒方悲慟間忽然驚覺乃知是夢立命發掘其槐下果有二穴中有一臺色赤如丹二大蟻處之即所謂大槐安國都邑也又窮其穴直上南枝即棼所典南柯也棼大駭異復命掩之

鬚髯剃削俱盡 吳處厚青箱雜記李文定公廸美｜｜未御試一夕忽夢被人｜｜｜｜廸亦惡之有解者曰秀才須作狀元緣今歲省元

替滋 是劉滋已替滋矣非狀元而何是歲果第一人

見上

在西漢為鄒陽 何遂春渚記聞遂一日謁冰華文於其所居烟雨堂語次偶誦人祭先生文至降鄒陽於十三世天豈偶然繼孟軻於五百年吾無間也之句冰華笑曰此老夫所為者因請降鄒陽事冰華云元祐初劉貢甫夢至一官府案間文軸甚多偶取一軸展視云在宋為蘇某逆數而上十三世云｜｜｜｜｜｜蓋如黃帝時為火師周朝為柱下史只一老聃也

五葉餌之 韓元吉桐陰舊話王夫人

初未有子夢一僧手持蓮花曰汝欲生男子摘｜｜｜｜後生舍人及獻肅公職方宮師莊敏公五子皆貴顯｜

魚袋墜地

魏泰東軒筆録石參政中立事太宗為館職至真宗末年猶為學士一夕夢朝太宗面諭以將有進用之意石謝訖將下簾不覺鏘然有聲顧視乃魚袋墜於墀上及覺大異之不數日有參預之命謝日方拜起亦覺有聲顧視則｜｜｜｜矣

銘鞋

趙德麟侯鯖録東坡少時夢召入禁中既至小殿裕陵坐其上脱絲鞋令坡銘之坡即書云寒女之絲銖積寸累步武所臨雲生雷起裕陵稱賞

相公來謁

趙德麟侯鯖録梅詢侍讀嘗從真宗東封因卜命於岳神夢三牛鬭於庭有稱｜｜｜者雖異之而不曉其兆既而得濠梁守廨有三石牛後呂許公夷簡以殿中丞來倅詢見之疑若所夢詢者於是委遇至後不數年許公果大拜

相公食料羊

周輝清波雜志淳化宰相張公齊賢布衣時嘗春游嵩嶽醉卧巨石

上夢人驅羣羊于前曰此張｜｜｜｜｜也既貴每食數斤猶未厭飫健啖世無比者

油沃首

岳珂

桯史清漳楊汝南少年時以鄉貢試臨安待捷旅邸夜夢有人以｜｜其｜驚而寤膀既出輙不利如是者三竊怪之紹興乙丑復與計偕懼其復夢也榜揭之夕招同邸者告以故益市酒殽明燭張博具相與劇飲期以達旦夜向闌四壁咸寂有僕曰劉五卧西牖下呻呼如魘亟振而呼之醒乃具言初以執炙之勤視博方酣幸主人不呼竊就枕忽有二人者扛油鼎自樓而登倉皇若有所訪頗見主之在坐也執而注之我怒而爭是以魘汝南聞之大慟曰二千里遠役今復已矣同邸亦相與歎咤為之罷博及明漫强之觀榜而其名儼然中焉視榜陳於地黯若有迹振衣拂之油漬其上蓋御史泚書淡墨以夜倉猝覆燈盌吏不敢以告也

衣褐挽車

郭彖睽車志平江潘擇可崇寧五年以舍法貢入京未至夜夢｜｜｜｜三十輛其弟端夫衣綠隨

其後至政和三年擇可以上舍釋褐後三十年端夫始就恩科乃悟挽車三十者三十載也

四克 張世南游宦紀聞先伯字汝弼登淳熙丁未第初隆興乙酉諸鄉舉時主司命題云平康正直疆勿友剛克燮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已而春官失利夢神人告曰汝若再遇|||始克有濟自以為經旨中别無四克矣淳熙丁酉再試題云撫於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場中遇程三畏字景宣厲聲云汝弼可賀矣不記向時之夢耶今果有四克是年遂再薦景宣為解首嘉定辛酉鄉人王佐起莘以免舉赴省忽一日告從姪慶辰云昨宵夢趙宰拉赴鹿鳴與公隣坐已而杳然後三舉庚午慶辰豫薦時新舉只六人宰招已第者十人同宴起莘豫焉果與慶辰隣坐宰亦天族信知得失莫非前定云

人人異夜夜異 張仲才文始真經天下之人蓋不可以億兆計||之夢各|||之夢各|有天有地有人有物皆思

成之蓋不可以塵計

天地通我 張仲才文始真經將陰夢水將晴夢火||||

老叟引渡 陶宗儀輟耕錄世皇取江南大軍次黃河苦乏舟楫夜夢一||曰陛下欲渡河當隨我來|至一所指曰此即是已帝遂以物標識之乃覺歷歷可記明日循行河滸尋夢中所見據果是方驚顧間忽有人進曰此間水淺可|時帝徵夢中語因謂曰汝能先涉否其人乃行大軍自後從之無一不濟帝欲重旌其功對曰富與貴悉非所願但得自在足矣遂封為答剌罕與五品印撥三百戶以食之今其子孫尚有存者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五

靈異部五

怪異

豕人立而啼　管子齊人殺彭生以謝於魯襄公公田於貝丘見豕彘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公子彭生安敢見射之｜｜｜｜｜公懼墜於車下傷足喪履按此與左傳文相似以管子在左氏前故録之

數眯　莊子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焉注廢棄之物於時無用則更致

他妖也沙丘銘莊子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丨丨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丨丨馬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里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藏血化碧莊子萇弘死於蜀丨丨其丨丨三年而丨為丨丨星墜木鳴荀子丨丨丨丨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星黨見荀子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丨丨之丨丨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牛馬相生六畜作祅荀子勉力不時則丨丨丨丨丨丨丨可怪也而不可畏也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五世之廟可以觀怪呂氏春秋商書曰丨丨丨丨丨丨注廟者鬼神之所在五世久遠故於其所觀魅物之怪異也化空桑呂氏春秋有侁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㸑人

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臼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丨為丨丨故命之曰伊尹

牛哀化虎 淮南子昔公丨丨轉病也七日丨為丨丨其兄掩戶而入覘之則虎搏而殺之

嗥陽罔象畢方墳羊 淮南子山出丨丨水生丨丨木生丨丨井生丨丨注嗥陽山精畢方狀如鳥青色赤腳一足

知其物名不能為害 抱朴子山中寅日有自稱虞吏者虎也稱當路君者狼也稱令長者老狸也卯日稱丈人者兔也稱東王父者麋也稱西王母者鹿也辰日稱雨師者龍也稱河伯者魚也稱無腸公子者蟹也巳日稱寡人者社中蛇也稱時君者龜也午日稱三公者馬也稱仙人者老樹也未日稱主人者羊也稱吏者麞也申日稱人君者猴也稱九卿者老猿也酉日稱將軍者雞也稱捕賊者雉也戌日稱人姓字者犬也稱成陽公者狐也亥日稱婦人者

金玉也稱神君者豬也子日稱社君者鼠也稱神人者伏翼也丑日稱書生者牛也但｜｜｜｜則｜｜｜｜也

虞吏上見　當路君上見　東王父上見　雨師上見　河伯上見　無腸公子上見　成陽公上見　雲陽抱朴子山中有大樹能語者非樹能語也其精名曰｜｜呼之則吉

熱內抱朴子人入山若夜聞人音聲大語其名曰蚑知而呼之即不敢犯人也一名｜｜亦可兼呼之

衣裘戴笠抱朴子又有山精如鼓赤色亦一足其名曰暉又或如人長九尺｜｜｜｜名曰金累或如龍而五色赤角名曰飛飛見之皆以名呼之即不敢為害也

金累上見　飛飛上見　如偃蓋抱朴子千歲松樹四邊枝起上杪不長望而視之有｜｜｜其中有物或如青牛或如青羊或如青犬或如青人皆壽千歲

蘷蝄蜽國語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

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
丨丨丨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墳羊
國語昔者鯀違帝命殛之於羽山丨丨丨丨以入於羽淵

化為黃能

龍漦國語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
為二龍以同於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
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吉乃布幣焉
而策告之丨亡而丨在櫝而藏之傳郊之及殷周莫之
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
婦人不幃譟之化為元黿以入於王府府之童妾未既
齔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
之為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
逃於褒褒人褒姁有獄而以為入於王王遂置之而嬖
是女也使至於

桑穀共生

史記殷紀亳有祥丨丨
為后而生伯服於丨丨於朝一暮大拱

南山

大梓豐大特

史記秦紀襄公二十七年伐丨丨丨丨
丨丨注徐廣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圖

大牛上生樹本有牛從木中出後見於豐水之中

鈞天廣樂九奏萬舞

史記趙世家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我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

賜二笥有副

見上

視地生毛

史記趙世家幽繆王遷六年大饑民譌言曰趙為號秦為笑以為不信｜｜之

丨丨山下黃石 史記留侯世家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祖過濟北果見穀城丨丨丨丨取而葆祠之

天雨粟馬生角 史記荆軻傳贊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丨丨丨丨丨丨也太過

烏嗛肉狼乳之 史記大宛傳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而昆莫生棄於野丨丨丨蜚其上丨往丨丨單于怪以為神而收長之

夏后啓母石 漢書武帝紀見丨丨丨丨丨注師古曰啓夏禹子也其母塗山氏女也禹治洪水通轘轅山化為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慙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為石方生啓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啓生事見淮南子按今淮南子無此文

兩月相承 漢書成帝紀建始元年秋八月有丨丨丨丨丨晨見東方

鐵不下隆隆如雷聲 漢書五行志成帝河平二年正月沛

郡鐵官鑄鐵｜｜｜｜｜｜｜又如鼓音工十三人驚走音止還視地地陷數尺鑪分為十一鑪中銷鐵散如流星皆上去

石鼓鳴 漢書五行志成帝鴻嘉三年五月乙亥天水冀南山大石鳴聲隆隆如雷有頃止聞平襄二百四十里埜雞皆鳴石長丈三尺廣厚略等旁著岸脅去地二百餘丈民俗名曰石鼓｜｜｜有兵

雌雞化雄 漢書五行志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輅軨中｜｜｜為｜毛衣變化而不鳴不將無距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為雄冠距鳴將

鼠舞 漢書五行志昭帝元鳳元年九月燕有黃鼠銜其尾舞王宮端門中王往視之｜｜如故王使吏以酒脯祠鼠舞不休一日一夜死

鼠為巢 漢書五行志成帝建始四年九月長安城南有｜銜黃蒿柏葉上民家柏及榆樹上｜｜｜桐柏尤多巢中無子皆有乾鼠矢數十

蟲食葉成文字 漢書五行志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樹斷仆地一朝起立

生枝葉有丨丨其丨丨丨**天雨草**漢書五行志元帝永光二年八月丨丨丨而葉丨丨曰公孫病已立

相樛結大**脂夜**漢書五行志在人腹中肥而包裹心者脂也心區霿則冥晦故有丨丨之妖一如彈丸

曰有脂物而夜為妖若脂水夜汚人衣淫之象也一曰夜妖者雲風並起而杳冥故與常風同象也

五足牛漢書五行志秦孝文王五年斿朐衍有獻丨丨丨者

馬生人漢書五行志史記秦孝公二十一年有丨丨

男化為女女化為男漢書五行志史記魏襄王十三年魏有女子化為丈夫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為丈夫茲為陰昌賤人為王丈夫化為女子茲為陰勝厥咎亡一曰丨丨丨丨宮刑濫也丨丨丨丨婦政行也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為女子嫁為人婦生一子長安陳鳳言此陽變為陰將亡繼嗣自相生之象

葬陌上聞唬聲漢書五行志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陽方與女子田無嗇生子

先未生二日兒嗁腹中及生不舉｜之｜｜三日人過｜｜｜母掘收養**趙春**漢書五行志平帝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廣牧女子｜｜病死斂棺積六日出在棺外自言見夫死父曰年二十七不當死太守譚已聞

人生角漢書五行志景帝二月九月膠東下密｜年七十餘｜｜角有毛**行詔籌**漢書五行志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驚走持稾或掫一枚傳相付與曰｜｜｜道中相過逢多至千數或被髮徒跣或夜折關或踰墻入或乘車騎奔馳以置驛傳行經歷郡國二十六至京師其夏京師郡國民聚會里巷阡陌設祭張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傳書曰母告百姓佩此書者不死不信我言視門樞下當有白髮至秋止**東水魚鼠之怪**漢書廣陵厲王胥傳胥宮園中棗樹生十餘莖莖正赤葉白如素池水變赤魚死有鼠晝立舞王后廷中胥謂姬南等曰｜｜｜｜｜｜甚可惡也**舊宅聞鐘磬琴瑟之聲**漢書

魯恭王傳恭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呂廣其宮｜｜｜｜｜｜遂不敢復壞**人居屋上** 漢書

霍光傳巷端人共見有｜｜雲｜｜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按雲光子**鼠以尾畫地** 漢書

霍光傳第中｜暴多與人相觸｜｜｜｜**大石自立僵柳復起** 漢書眭宏傳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石立後有白烏數千下集其旁是時昌邑有枯社木卧復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為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而泰山者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非人力所為此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按孟宏字

矛端生火 漢書西域傳車師復城長國姑句家｜｜｜｜其妻股紫陬謂姑句曰矛端生火此兵氣也利以用兵**小人景**

漢書王莽傳池陽縣有丨丨丨長尺餘或乘車馬或步行據持萬物小大各相稱三日止

白頭公青衣　丨漢書王莽傳殿中鉤盾土山仙人掌傍有丨丨丨丨丨郎吏見者私謂之國師公衍功侯喜素善卦莽使筮之曰憂兵火莽曰小兒安得此左道是殛予之皇祖叔父子僑欲来迎我也

草狀似鳥獸　後漢書五行志中平元年夏東郡陳留濟陽長垣濟陰宛句離狐縣界有丨生其莖靡纍腫大如手指丨丨鳩雀龍蛇丨丨之形五色各如其狀毛羽頭目足翅皆具

空樹中人面　後漢書五行志中平中長安城西北六七里丨丨丨有丨丨生鬢

化黿　後漢書五行志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丨為丨入於深淵其後時出見初浴簪一銀釵及見猶在其首

闕里自開　後漢書鮑永傳孔子闕里無故荊棘自除從講堂至於里門永異之謂府丞及魯令曰方今危急而丨丨丨丨斷豈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道邪

匹練昇天 後漢書虞延傳延初生其上有物若一｜｜遂上｜｜占者以為吉

天下玉棺 後漢書王喬傳每當朝時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

呼穆者三 後漢書公沙穆傳居建城山中依林阻為室獨宿無侶時暴風震雷有聲於外｜｜｜｜穆不與語有頃呼者自牖而入音狀甚怪穆誦經自若終亦無他妖異

盜社公馬 後漢書費長房傳長房曾與人共行見一書生黃巾被裘無鞍騎馬下而叩頭長房曰還他馬赦汝罪人問其故長房曰此狸也｜｜｜｜｜耳

氣如雞子來降 後漢書東夷傳夫餘國在元菟北千里南與高句驪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本濊地也初北夷索離國王出行其侍兒於後姙身王還欲殺之侍兒曰

前見天上有丨大丨丨丨丨丨我因吕有身王因之後遂生男王令置於豕牢豕以口氣噓之不死復徙於馬蘭馬亦如之王吕為神乃聽母收養名曰東明

魚鼈聚浮水上

後漢書東夷傳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奔走南至掩㴲水以弓擊水丨丨咁丨丨丨東明乘之得渡因至夫餘而王之馬

世為白虎

後漢書南蠻傳廩君死魂魄丨丨丨丨巴氏吕虎飲人血遂吕人祠馬

竹王三郎神

後漢書西南夷傳夜郎者初有女子浣於遯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兒歸而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為夜郎侯吕竹為姓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為牂牁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賜其王印綬後遂殺之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為立後牂牁太守吳霸吕聞天子乃封其三子為侯死配食其父今夜郎縣有丨丨丨丨丨丨是也

觸木懷姙

後漢書西南夷傳哀牢夷者其先有

婦人名沙壹居於牢山嘗捕魚水中｜沈｜若有感因｜｜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沈木化為龍出水上沙壹忽聞龍語曰若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為九謂坐為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後長大諸兄以九隆能為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為王

景象如虎為其蔽火 後漢書西羌傳爰劒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得㠯不死既出又與劓女遇於野遂成夫婦女恥其狀被髮覆面羌人因㠯為俗遂俱亡入三河間諸羌見爰劒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㠯為豪

黿入口妊身 後漢書鮮卑傳桓帝時鮮卑檀石槐者其父投鹿侯初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生子投鹿侯歸怪欲殺之妻言嘗晝行聞雷震仰天視而｜｜其｜因吞之遂｜｜十月而產此子必有奇異且宜長視投鹿侯不聽遂棄之妻私語家令收養焉名檀石槐年十四五勇健有智略異部大人

抄取其外家牛羊檀石槐單騎追擊之所向無前悉還得所亡者由是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推以為大人檀石槐乃立庭於彈汗山歠仇水上去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東却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網羅山川水澤鹽池

大討曹魏志明帝紀注漢晉春秋曰氐池縣大柳谷口夜激波涌溢其聲如雷曉而有蒼石立水中長一丈六尺高八尺白石畫之為十三馬一牛一鳥八卦玉玦之象皆隆起其文曰|||適水中甲寅帝惡其討也使鑿去為計以蒼石室之宿昔而白石滿焉至晉初其文愈明馬象皆煥徹如玉馬

地陷有二鵝出晉書懷帝紀洛陽步廣里||||||色蒼者冲天白者不能飛

玉龜出神馬鳴晉書愍帝紀時有||||霸水||||城南

雞三足晉書五行志彭城人劉象之家|有||

木如人面

晉書五行志明帝太寧元年九月會稽剡縣｜生｜｜｜

飯化螺

晉書石崇傳崇家稻米｜在地經宿皆｜為｜又衛瓘傳瓘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為螺

取金環

晉書羊祜傳祜年五歲時令乳母｜所弄｜｜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祜即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謂李氏子則祜之前身也

大蛇垂頭而吐

晉書杜預傳預初在荆州因宴集醉卧齋中外人聞嘔吐聲竊窺於戶止見一｜｜｜｜｜｜闚者異之

化龍

晉書張華傳煥卒子華為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劍華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矣按煥煥

雷黃衣人

晉書謝鯤傳嘗行經空亭中夜宿此亭舊每殺人將曉有｜｜｜呼鯤字令開戶鯤

憍然無懼色便於窻中度手牽之胛斷視之鹿也尋血獲焉爾後此亭無復妖怪

素衣小兒晉書趙王倫傳倫於殿上得異鳥問咕不知名累日向夕宮西有｜｜｜｜言是服劉鳥倫使錄小兒并鳥閉置牢室明旦開視户如故並失人鳥所在

服劉鳥見上

二客化為雙鶴晉書陶侃傳以母憂去職常有｜｜來弔不哭而退｜｜｜｜冲天而去時人異之

燃犀照水晉書溫嶠傳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角而｜之須臾見｜族覆火奇形異怪或乘馬車著赤衣者嶠其夜夢人謂已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意甚惡之

金櫃鳴聲似槌鏡晉書甘卓傳其家｜｜｜｜｜｜｜｜清而悲亟云金櫃將離是以悲鳴

見物若兩眼晉書卞壼傳初粹如廁｜｜｜｜｜餓而難作按粹壼父

郥亭驢山君鼠晉書郭璞傳璞既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為參軍時

有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脚脚類象胸前尾上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城下衆咸異焉祐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遯之蠱其卦曰艮體連乾其物壯巨山潛之畜匪兕匪虎身與鬼并精見二午法當為禽兩靈不許遂被一創還其本墅按卦名之是為驢鼠卜適了伏者以戟刺之深尺餘遂去不復見郡紀綱上祠請殺之巫曰廟神不悅此是｜｜｜｜｜｜｜使詣荆山靳不來過我不須觸之其精妙如此

開墓婢如生 晉書干寶傳寶父先有所寵侍婢母甚妬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於墓中寶兄弟年小不之審也後十餘年母喪｜｜而｜伏棺｜｜｜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為惡既而嫁之生子

擣衣杵相語 晉書諸葛長民傳｜｜｜｜｜如人聲

柳化為松

火生泥中 晉書張天錫傳自天錫之嗣事也連年地震山崩水泉湧出｜｜｜｜｜｜｜｜而天錫

荒於聲色不卹政事

食蠐螬目開 晉書盛彥傳母王氏因疾失明彥每言及未嘗不流涕於是不應辟召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之母既疾久至於婢使數見捶撻婢忿恨伺彥蹔行取蠐螬炙飴之母食以為美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絕而復蘇母目豁然即開從此遂愈

童子化成青鳥 晉書顏含傳次嫂樊氏因疾失明含課勵家人盡心奉養每日自嘗省藥饌察問息耗必簪屨束帶醫人疏方應須蚺蛇膽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歎累時嘗晝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蛇膽也丨丨逡巡出戶丨丨丨丨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即愈

得二物似烏鴨 晉書鮑靚傳王機時為廣州刺史入廁忽見二人著烏衣與機相捍良久擒之丨丨丨丨丨丨靚曰此物不祥機焚之徑飛上天機尋誅死

二鯉化鐵 晉書范文傳嘗牧牛澗中獲丨丨魚丨丨成丨用以為刀刀成乃

對大石嶂而呪之曰鯉魚變化治成雙刀　照鏡不見面

石嶂破者是有神靈進斫之石即瓦解

晉書殷仲文傳仲文將｜｜｜｜｜其｜數日而遇禍　斂手狀　晉書劉曜載記西明門内大樹風吹折經

一宿樹撥變為人形髮長一尺鬚眉長三寸皆黄白色

有｜｜｜｜之｜｜亦有兩脚著裙之形惟無目鼻每夜有聲

十日而生柯條遂成大樹枝葉甚茂　兩脚著裙形　上見　屐長七尺三寸　晉書苻健

載記新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苻氏應天受命今

當太平外面者歸中而安泰問姓名不答俄而不見新

平令以聞健以為妖下靖獄會大雨霖河渭溢蒲津監

冦登得一｜｜於河｜｜｜｜｜｜人跡稱之指長尺餘文

深一寸健歎曰覆載之中何所｜小人黑衣　晉書苻堅載

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虚也赦之　記初堅之將

為赦也與王猛苻融密議於露堂悉屏左右堅親為赦

文猛融供進紙墨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

於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街巷市里人相告曰官令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融猛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何從泄也於是敕外窮推之咸言有一丨丨衣丨丨大呼於市曰官令大赦須臾不見堅歎曰其向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諺曰欲人勿知莫若勿為聲無細而勿聞事未形而必彰者其此之謂也

長安水影

晉書苻堅載記丨丨有丨丨遠觀若水視地則見人

響言

宋書五行志吳孫休世烏程民有得困疾及差能以丨丨丨者言於此而聞於彼自其所聽之不覺其聲之大也自遠聽之如人對言不覺聲之自遠來也聲之所往隨其所向遠者不過十數里其隣人有責息於外歷年不還乃假之使為責讓懼以禍福負物者以為鬼神即傾倒畀之其人亦不自知所以然也

三公鋤司馬如

宋書五行志孫休永安二年將守質子羣聚嬉戲有異小子忽來言曰丨丨丨丨丨丨丨又曰我非人熒惑星也言畢上升仰視若曳一匹練有頃沒

地狼宋書五行志晉惠帝元康中吳郡婁縣民家聞地中有犬聲掘視得雌雄各一還置窟中覆以磨石宿昔失所在元帝太興中吳郡府舍又得二物頭如此其後太守張茂為吳興兵所殺案夏鼎志曰掘地得狗名曰賈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同實而異名也

自謂嘗一再宿宋書五行志晉惠帝世杜錫家葬而婢誤不得出後十餘年開冢附葬而婢尚生其始如瞑有頃漸覺問之||||||耳初婢之埋年十五六及開冢更生猶十五六也嫁之有子

青衣攜食白狼銜衣宋書王懿傳年十七與兄叡同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仲德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路經大澤不能前困卧林中忽有||||童兒騎牛行見仲德問曰食未仲德告饑兒去項之復來||||與之仲德食畢欲行會水潦暴至莫知所如有一||||||至前仰天而號號訖||仲德||因渡水仲德隨之獲濟又仲德之臨徐州威德著於彭城立佛寺作白狼童子

像於塔中以河北所遇也白狼童子像見上空中投芒屩墜敬宣食槃宋書劉敬宣傳先是敬宣未死嘗夜與僚佐宴集丨丨有丨一隻丨丨於坐中丨丨丨丨上長三尺五寸已經人著耳鼻間並欲壞頂之而敗喪至烏飛入帳宋書胡藩傳夜佐史並集忽有丨大如鵝蒼黑色丨丨高祖丨東府駭愕以為不祥藩起賀曰蒼黑者胡虜之色胡虜歸我大吉之祥也明旦攻城陷之斗覆雀殞宋書蕭思話傳初在青州常所用銅斗覆在藥廚下得二死雀思話曰丨丨而雙丨丨其不祥乎官須髮為鞘耗宋書竟陵王誕傳左右侍直眠中夢人告之曰丨丨丨丨丨丨既覺已失髻矣如此者數十人誕甚怪懼禍不入六慎門宋書竟陵王誕傳大明二年發民築治廣陵城誕循行有人干輿揚聲大罵曰大兵尋至何以辛苦百姓誕執之問其本末答曰姓夷名孫家在海陵天公去

年與道佛共議欲除此閻民人道佛苦諫得止大禍將至何不立六慎門誕問六慎門云何答曰古時有言丨丨丨丨丨丨誕以其言狂悖殺之

馬芻苗秀齊書武帝紀臨沂縣麥不登刈為丨丨至夏更丨丨

青牛入草齊書州郡志宋泰始中西江督護陳伯紹獵北地見二丨丨驚走丨丨使人逐之不得乃誌其處云此地當有奇祥啟立為越州

吹灰火燃齊書祥瑞志世祖宋元嘉十七年六月已未夜坐無火婢丨丨丨而丨自丨丨

空中簫聲調節相應齊書祥瑞志世祖於南康郡内作伎有絃無管於是丨丨有丨丨丨丨丨丨

一角羊頭龍翼馬足齊書祥瑞志宋泰始末武進舊塋有獸見丨丨丨丨丨丨丨父老咸見莫之識也

木理有法大德三字齊書祥瑞志永明九年秣陵縣鬬場里安明寺有古樹衆僧伐架屋宇伐以為新剖樹丨丨自然丨丨丨丨丨

湖水

出綿齊書祥瑞志建元元年鄖州監井｜｜色忽澄清｜｜百姓探以為纊

天柏柱生花齊書五行志建元四年巴州城西鼓樓脚｜｜數百年忽｜｜

野火生精齊書五行志永明三年三月庚午丙夜北面有｜｜光上｜｜長六尺戌夜又有一枚長五尺並黄赤色

五色幡飛翔雲中齊書五行志崔慧景圍臺城有一｜｜在｜｜半日乃不見衆皆驚怪相謂曰幡者事尋當翻覆也數日慧景敗

蘭馬走逐路上女子齊書五行志建武中南岸有一｜｜｜｜｜｜｜女子窘急走入人家牀下避之馬終不置發牀食女子股脚間肉都盡禁司以聞敕殺此馬是後頻有寇賊

淮魚浮水向城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進督南徐州其年疾篤謂左右曰門外應有異遣人視見｜中｜萬數皆｜｜

持堊刷門齊書到撝傳弟遁元徽中為寧遠將軍輔出｜上｜｜門尋薨

國長史海南太守在廣州昇明元年沈攸之反刺史陳顯達起兵以應朝廷遁以猶須見殺遁家人在都從野夜歸見兩三人｜｜｜其家｜須臾滅明日而遁死悶至

移公牀 齊書徐孝嗣傳初孝嗣在率府晝卧齋北壁下夢兩童子遽云｜｜｜孝嗣驚起聞壁有聲行數步而壁崩壓牀

石鼓村地自開成井 梁書武帝紀始平郡中｜｜｜｜｜｜｜｜方六尺六寸深三十二丈

殿柱繞節生花 梁書武陵王紀傳紀將借號妖怪非一其最異者內寢栢｜｜｜｜｜其莖四十有六靃靡可愛狀似荷花

青衣童子擣藥 南史宋武帝紀伐荻新洲見大蛇長數丈射之傷明日復至洲裏聞有杵臼聲往覘之見童子數人皆青衣擣藥問其故答曰我王為劉寄奴所射合散傅之帝曰王神何不殺之答曰劉寄奴王者不死不可殺帝叱之皆散仍收藥而反

地鏡 南史宋文帝紀二十五年冬青州城南遠望見

地中如水有**錢龍**見南史梁元帝紀帝與宮人幸元洲苑影謂之丨丨大蛇盤屈於前羣小蛇繞之並黑色帝惡之宮人曰此非怪也恐是丨丨帝勅所司即日取數千萬錢鎮於蛇處以壓之

柏樹變梧桐南史王晏傳父普曜齋前丨丨忽丨丨成丨丨論者以爲梧桐雖有棲鳳之美而失後凋之節及晏敗果如之又未敗前見屋桷子悉是大蛇就視之猶木也晏惡之方以紙裹桷子猶紙內搖動簌簌有聲

屋桷子悉是大蛇見上

塹中小兒呼蕭丹陽南史齊宗室新吳侯景先傳沈攸之於荆州舉兵武帝時鎮江州盆城景先夜乘城忽聞丨丨有丨丨丨丨丨丨未測何人聲聲不絕試問誰空中應云賊尋當平何事嚴防語訖不復言即窮討之了不見明旦以白帝帝曰攸之自無所至焉知汝後不作丹陽尹景先曰寧有作理尋而攸之首至及永明三年詔以景先爲丹陽尹謂曰此授欲驗往年盆城塹中空中

言

碑石湧起 南史梁宗室恭傳尋除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政績有聲百姓請於城南立碑頌德詔許焉名為德政碑是夜聞數百人大叫｜｜明旦視之碑｜｜｜一尺恭命以大柱置於碑上使力士數十人抑之不下又以酒脯祭之使人守視俄而自復視者竟不見之

耳

黃雪雰糅 南史梁邵陵王綸傳葬之日｜｜｜｜唯冢壙所獨不下雪

人頭魚身龍形馬首 南史康絢傳其秋淮水暴長堰壞奔流於海殺數萬人其聲若雷聞三百里水中怪物隨流而下或｜｜｜或｜｜｜｜殊類詭狀不可勝名

金龜 南史王僧辯傳時有安成望族劉敬躬者田間得白蛆化為｜｜將銷之龜生光照室敬躬以為神而禱之所請多驗無賴者多依之

蛇上靈牀 南史傅縡傳縡雖強直有才而毒惡傲慢為當世所疾及死有惡｜來｜｜｜當前受祭酎去而復來者百餘日

神獸導引 魏書聖武帝紀獻帝

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難八阻於是欲止有丨

天池簫鼓

丨其形似馬其聲類牛先行丨丨歷年乃出
魏書尒朱榮傳秀容界有池三所在高山之上清深不測相傳曰祁連池魏言丨丨也父新興曾與榮遊池上忽聞丨丨之音新興謂榮曰古老相傳凡聞此聲皆至公輔吾今年已衰暮當為汝耳汝其勉之

一局之子盡皆倒立

魏書尒朱世隆傳初世隆曾與吏部尚書元世儁握槊忽聞局上欻然有聲丨丨丨丨丨丨丨世隆甚惡之

日子河伯外孫

魏書高句麗傳高句麗者出於夫餘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為夫餘王閉於室中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娠生一卵大如五升夫餘王棄之與犬犬不食棄之與豕又不食棄之於路牛馬避之後棄之野衆鳥以毛茹之夫餘王割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於暖處有一男破殼而出及其長也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人以

朱蒙非人所生將有異志請除之王不聽命之養馬朱蒙每私試知有善惡駿者減食令瘦駑者善養令肥大餘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給朱蒙後狩於田以朱蒙善射限之一矢朱蒙雖矢少殪獸甚多夫餘之臣又謀殺之朱蒙母陰知告朱蒙曰國將害汝以汝才畧宜速適四方朱蒙乃與烏引烏違等二人棄夫餘東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濟無梁夫餘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今日逃走追兵垂及如何得濟於是魚鼈並浮為之成橋朱蒙得渡魚鼈乃解追騎不得渡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見三人其一人著麻衣一人著衲衣一人著水藻衣與朱蒙至紇升骨城遂居焉號曰高句麗因以為氏焉

馬登牀

周書盧光傳及為京兆而郡舍先是數有妖怪前後郡將無敢居者光曰吉凶由人妖不妄作遂入居之未幾光所乘｜忽升廳事｜｜南首而立又食器無故自破光並不以介懷其精誠守正如此

井甃生花如蓮

隋書李景

傳景府內丨中丨上丨丨丨丨並有龍見時變為鐵馬甲士

黃蛇有角 隋書薛濬傳濬初為童兒時與宗中諸兒遊戲於澗濱見一丨丨丨丨及足台羣兒共視了無見者濬以為不祥歸大憂悴母逼而問之濬以實對時有胡僧詣宅乞食濬母怖而問之僧曰此乃兒之吉應且是兒也早有名位然壽不過六七耳言終而出忽然不見時咸異之

禾生銅研 北史齊文宣帝紀四月夜丨丨於魏帝丨丨旦長數寸有穗五

石佛舉頭 北史盧辯傳永熙二年平等浮屠成孝武會萬人於寺丨丨仾丨其丨終日乃止帝禮拜之辯曰石立社移自古有此陛下何怪

石燃 舊唐書太宗紀貞觀十三年壬寅雲陽丨丨者方丈晝如灰夜則有光投草木於上則焚歷年而止

小鳥生大鳥 舊唐書高宗紀永徽五年七月辛巳有丨丨如雀丨丨丨如鵄於萬年宮皇帝舊宅

連心異體 舊唐書高宗紀涇州獻二小兒丨丨丨丨

年四歲**地色如水**舊唐書中宗紀洛陽城東七里許||||側近樹木往來車馬歷歷影見水中經月餘乃滅

金剛臂有黑汗舊唐書代宗紀大歷十三年甲辰太僕寺佛堂有小脫空||右|忽||||滴下以紙承之色類血

猫鼠同乳舊唐書代宗紀隴右節度使朱泚於軍士趙貴家得||||||不相害籠而獻之

雨木舊唐書德宗紀陳留||如大指長寸餘有孔通中下而植於地凡十里許

喞柴為城舊唐書德宗紀汴鄭管內烏皆入田緒李納之境||||方十餘里高二三丈緒納惡而去之信宿復如之烏口皆流血

海凍舊唐書穆宗紀青州奏||二百里

石麪舊唐書文宗紀太原柳公綽奏雲代蔚三州山谷間|化為|人取食之

衆禽成巢舊唐書宣宗紀舒州吳塘堰有|||||濶七尺高七丈而水禽山鳥鷹隼燕雀之類無不馴狎又有鳥人面綠毛爪咮皆紺

色其聲曰甘人吁為甘虫

甘虫 見上

稍刃有花文 舊唐書崔義元傳大業末往依李密初不見用義元見羣鼠渡洛又｜｜｜｜｜謂所親曰此王敦敗亡之兆也

日鬭 唐書僖宗紀十一月丙辰兩｜並出而｜

池中龍鳳形 唐書五行志垂拱二年九月己巳雍州新豐縣露臺鄉大風雨雷電有山湧出高二十丈有池周三百畝｜｜有｜｜之｜米麥之興武后以為休應名曰慶山

魚頭戴蚓 唐書五行志貞元十年四月江西溪澗｜｜咕｜蚯｜

風陵堆 唐書五行志乾元二年六月乙未夜瀕河人聞有風雷聲曉見其墓踊出下有巨石上有雙柳各長丈餘時號｜｜｜占曰塚墓自移天下破

石鳴 唐書五行志開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乙巳龍池聖德頌｜自｜其音清遠如鐘磬石與金同類春秋傳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言石鳴近石言也

鼠變為狗 唐書五行志天寶十一載李林甫晨

起盟飾將朝取書彙視之中有物如丨躍於地即丨丨壯大雄目張牙視林甫林甫射之中殺然有聲隨箭沒

聖水 唐書裴度傳汴宋觀察使令狐楚言亳州丨丨出飲者疾輒愈度判曰妖由人興水不自作命所在禁塞

菌生帶上 唐書鄭注傳注敗前數丨丨所服𧙗中藥化為蠅數萬飛去

大蛇垂

闌楯 宋史魚周詢傳在安州時閩史見丨丨丨丨即視之乃周詢醉而假寐世傳其異

丹砂化

雙雉 宋史李大臨傳大臨以工部郎中出知汝州辰溪貢丨丨道葉縣其二篋丨為丨丨鬭小谷間耕者獲之人疑為盜械送於府大

一縉起立 宋史文苑傳夏侯嘉正端拱初臨識其異訊得實釋耕者

太宗知其名名試辭賦擢為右正言直史館兼直秘閣賜緋魚元夕上御乾元門觀燈嘉正獻五言十韻詩上依韻和以賜之未幾被詔以為益王生辰使所獲金幣鬻得錢輦歸家忽丨丨自地丨丨良久而仆聞者異之

蛇遶身 遼史蕭蒲奴傳幼孤貧傭於醫家牧牛傷人稼數遺笞辱醫者嘗見蒲奴熟寐有｜｜｜異之教以讀書聰敏嗜學不數年涉獵經史習騎射

生焰 元史順帝紀石州民所持槍忽｜火｜林之即無焰

紅稭黑字 元史五行志至元十六年六月彰德路有黍自生成文｜｜｜其上節云天下太平其下節云天下刀兵

樹癭裂得嬰兒者五 元史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傳先世居畏兀兒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禿忽剌曰薛靈哥一夕有神光降於樹在兩河之間人即其所而候之樹乃生癭若懷娠狀自是光常見越九月又十日而｜｜｜｜｜｜｜｜土人收養之其最稚者曰不可罕既壯遂能有其民人土田而為之君長

逐日杖化鄧林 山海經夸父與日｜走入｜渴欲得飲飲於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為｜｜

貳負之臣 山海經｜｜｜｜曰危危

與貳負殺窫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與髮繫之山上木在開題西北

黑羊白血

穆天子傳壬戌至於雷首犬戎胡觴天子於雷首之阿乃獻食馬四六天子使孔牙受之曰雷水之平安寡人具犬馬羊牛爰有黑牛白角爰有｜｜｜｜注記異也

靈鼓化黃蛇

穆天子傳季冬甲戌天子東遊飲於留祈射於麗虎讀書於藭丘獻酒於天子乃奏廣樂天子遺其｜｜乃｜為｜｜是日天子鼓道其下而鳴乃樹之桐以為鼓則神且鳴則利於戎以為琴則利注洪範所謂鼓妖也

巨靈化青雀

郭憲洞冥記有一女人愛悅於帝名曰｜｜｜帝傍有青珉唾壺巨靈乍出入其中或戲笑帝前東方朔望見巨靈乃目之巨靈因而飛去望見｜成｜｜因其飛去帝乃起青雀臺時見青雀來則不見巨靈也

椽桷化龍鳳

三輔黃圖通天臺武帝元封二年作甘泉通天臺漢舊儀云通天者言此臺高通於天也漢武

故事築通天臺於甘泉去地百餘丈望雲雨悉在其下望見長安城武帝時祭泰乙上通天臺舞八歲童女三百人祠祀招仙人祭泰乙云令人升通天臺以俟天神天神既下祭所若大流星乃舉烽火而就竹宮望拜上有承露盤仙人掌擎玉杯以承雲表之露元鳳間自毀丨丨皆丨為丨丨丨從風雨飛去

狗蓄火

應劭風俗通謹按桂陽太守汝南李叔堅少時為從事在家狗人立行家言當殺之叔堅云犬馬喻君子狗見人行效之何傷叔堅見縣令還解冠榻上狗戴持走家大驚時復云誤觸冠冠纓挂著之耳丨於竈前丨丨家益怔忪復云兒婢皆在田中狗助蓄火幸可不煩鄰里此有何惡里中相罵不言無狗怪遂不肯殺後數日狗自暴死卒無纖介之異叔堅辟太尉掾固陵長原武令終亭大位

大樹白頭公

應劭風俗通謹按桂陽太守江夏張遼叔高去鄢令家居買田田中有丨丨十餘圍扶疎蓋數畝地播不生穀遣客伐之木中血出

客驚怖歸具事白叔高大怒老樹汁出此何等血因自嚴行復斫之血大流灑叔高使先斫其枝上有一空處丨丨丨可長四五尺忽出往赴叔高高乃逆格之凡殺四頭左右皆怖伏地而叔高怙如也徐熟視非人非獸也遂伐其木其年應司空辟侍御史兖州刺史以二千石之尊過鄉里薦祝祖考白日繡衣榮羡如此其禍安居春秋國語曰木石之怪夔魍魎物惡能害人乎

乘槎到天河

張華博物志舊說云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於查上多齎粮丨丨而去十餘日中猶觀星日月辰自後芒芒忽忽亦不覺晝夜去十餘日奄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遥望宫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牽牛人乃驚問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說来意并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竟不上岸因還如期後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日月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年月正是此人丨丨丨時也

細腰

干寶搜神記魏郡張奮者家本巨富忽衰老敗散遂賣宅與程應應入居舉家疾病轉賣鄰人何文文先獨持大刀暮入北堂中梁上至三更竟忽有一人長丈餘高冠黃衣升堂呼曰丨丨細腰應喏曰舍中何以有生人氣也答曰無之便去須臾有一高冠青衣者次之又有高冠白衣者問答並如前及將曙文乃下堂中如向法呼之問曰黃衣者為誰曰金也在堂西壁下青衣者為誰曰錢也在堂前井邊五步白衣者為誰曰銀也在牆東北角柱下汝復為誰曰我杵也今在竈下及曉文按次掘之得金銀五百斤錢千萬貫仍取杵焚之由此大富宅遂清寧

五酉

干寶搜神記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鱉草木之屬久者神皆憑依能為妖怪故謂之丨丨五酉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物老則為怪殺之則已夫何患焉

鳥獸能言

王嘉拾遺記含塗國去王都七萬里丨丨皆丨丨丨語雖犬死者埋之不朽經歷數世其家人遊於山阿海濱地

中閒雞犬鳴吠主乃掘取還家暴之毛羽雖禿落更生久乃悅澤

雞犬更生 見上

華表照形

吳均續齊諧記張華爲司空於時燕昭王墓前有一斑貍化爲書生欲詣張公過問墓前丨丨曰以我才貌可得見司空耶華表曰張公識度恐難籠絡出必遇辱殆不得返非但喪子千年之質亦當深誤老表貍不從遂詣華華見其容止風流雅重之於是論及文章聲實華未嘗勝次復商畧三史探貫百氏華無不應聲屈滯言卒便退華已使人防門不得出豐城人雷煥博物士也謂華曰聞魅鬼忌狗所别者數百年物耳千年老精惟千年枯木丨之則丨見昭王墓前華表已當千年使人伐之至洛陽纔成枯木遂燃以照之書生乃是一斑貍

小兒驅鳥

吳均續齊諧記東海蔣潛常至不其縣路次林中露一屍已自臭爛鳥來食之輒見一丨丨長三尺丨丨丨鳥即起如此非一潛異之看見屍頭上著通天犀纛揣其價可數萬錢潛乃拔取既去見屍

衆鳥集無復驅者潛後以囊上晉武陵王晞晞甍以襯衆僧王武剛以九萬錢買之後落褚太宰處復以餉齊故丞相豫章王王薨後納入江夫人遂斷以為釵每夜輙見一兒繞牀啼叫云何為見屠割必訴天當相報江夫人惡之月餘乃亡

鵝籠書生

吳均續齊諧記陽羨許彥于綏安山行遇一書生年十七八臥路側云脚痛求寄丨丨中彥以為戲言丨丨使入籠籠亦不更廣書生亦不更小宛然與雙鵝並坐鵝亦不驚彥負籠而去都不覺重前行息樹下書生乃出籠謂彥曰欲為君薄設彥曰善乃口中吐一銅奩子奩子中具諸餚饌珍羞方丈其器皿皆銅物氣味香旨世所罕見酒數行謂彥曰向將一婦人自隨今欲暫邀之彥曰善又於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綺麗容貌殊絶共坐宴俄而書生醉臥此女謂彥曰雖與書生結妻而實懷怨向亦竊得一男子同行書生既眠暫喚之君幸勿言彥曰善女子於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四亦穎

悟可愛乃與彥敘寒溫書生將欲覺女子口吐一錦行障遮書生書生乃留女子共臥男子謂彥曰此女子雖有心情亦不甚向復竊得一女人同行今欲暫見之願君勿洩彥曰善男子又於口中吐一婦人年可二十許共酌戲談甚久聞書生動聲男子曰二人眠已覺因取所吐女人還納口中須臾處女乃出謂彥曰書生欲起乃吞向男子獨對彥坐然後書生起謂彥曰暫眠遂久君獨坐當悒悒邪日又晚當與君別遂吞其女子諸器皿悉納口中留大銅盤可二尺廣與彥別曰無以藉君與君相憶也彥大元中為蘭臺令史以盤餉侍中張散散看其銘題云是永平三年作

蛟妾

任昉述異記夏桀宮中有女子化為龍不可近俄而復為婦人甚麗而食人桀命為丨丨告桀吉凶

封使君

任昉述異記漢宣城郡守封邵一旦化為虎食郡民呼之曰丨丨丨丨因去不復來故時語云無作封使君生來治民死食民夫人無德而壽則為虎虎不食人人化虎則食人蓋

恥其類而惡之

青羊 任昉述異記梓樹之精化為丨丨生百年而紅五百年而黃又五百年而色蒼又五百年而色白

螺中女 任昉述異記晉安郡有一書生謝端為性介潔不染聲色嘗於海岸觀濤得一大丨丨大如一石米斛割之丨有美丨曰予天漢中白水素女丨天帝憐卿純正令為君作婦端以為妖呵責遣之女歎息升雲而去

兄弟石 任昉述異記儋耳郡明山有二石如人形云昔有兄弟二人向海捕魚因化為石因號丨丨丨

池中風篺有淪舤有小鳥銜出 酈道元水經注池在山原之上世謂之天池方里餘其水澄渟鏡淨而不流若安定朝那郡之湫淵也清水流渾皎焉沖照丨丨嘗無片草及其丨丨丨丨丨丨丨翠色投淵丨丨若會稽之耘鳥也

落翮 酈道元水經注郡人王次仲少有異志年及弱冠變蒼頡舊文為今隸書秦始皇時官務煩多以次仲所易文簡便於事要奇而召之三徵而輒不

至次仲履真懷道窮數術之美始皇怒其不恭令檻車送之次仲首發於道化為大鳥出在車外翻飛而去丨二丨於斯山故其峰巒有大翮小翮之名矣

赤灰跋

鄜道元水經注故道縣有怒特祠云神本南山大梓也昔秦文公二十七年伐之樹瘡隨合秦文公乃遣四十人持斧斫之猶不斷疲士一人傷足不能去卧樹下聞鬼相與言曰勞攻戰乎其一曰足為勞矣又曰秦公必持不休答曰其如我何又曰丨丨丨於子何如乃默無言卧者以告令士皆赤衣隨所斫以灰跋樹斷化為牛入水故秦為立祠

社樹腹蛇

鄜道元水經注城南門外舊有郡丨柏樹大三十圍蕭欣為郡伐之言有大蛇從丨丨中墜下大數圍長三丈羣小丨數十隨入南山聲如風雨伐樹之前見夢於欣欣不以㫖意及伐之吏少日果死

月朔日正

鄜道元水經注按郭公世語及干寶晉紀並言中牟縣故魏任城王臺下池中有漢時鐵錐長六尺入地三尺頭西

南指不可動止｜｜｜｜以為飛夜遊女酈道元水經注西北流逕晉氏中興之瑞而今不知所在陽縣故豫章之屬地多女鳥元中紀曰新陽男子於水次得之遂與共居生二女悉衣羽而去豫章間養兒不露其衣言是鳥落塵於兒衣中則令兒病故亦謂之｜｜｜｜矣石豬酈道元水經注水出蜻蛉縣西東逕其縣下縣以氏焉有石豬圻長谷中有｜｜子母數千頭長老傳言夷昔牧此一朝化為石迄今夷人不敢往牧鬼彈酈道元水經注此水傍瘴氣時惡氣中有物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名曰｜｜數女取螺化石酈道元水經注漢水下流歷峽南出是峽謂之貞女峽峽西岸高巖名貞女山山下際有石如人形高七尺狀如女子故名貞女峽古来相傳有｜｜｜｜於此遇風雨晝晦忽為｜斯誠巨異難以聞信但啟生石中挐伊空桑抑斯類矣物之變化寧以理求乎旱則鞭陰石

多雨則鞭陽石 酈道元水經注夷水自沙渠入縣水流淺狹裁得通船東逕難留城南城即山也獨立峻絕西面上里餘得石穴把火行百許步得二大石磧並立穴中相去一丈俗名陰陽石陰石常濕陽石常燥每水旱不調居民作威儀服飾往入穴中|||||應時雨||||||俄而天晴相承所說往往有效但捉鞭者不壽人頗惡之故不為也

蘇秦家金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大統寺在景明寺西即所謂利民里寺南有三公令史高顯略宅每夜見赤光行於堂前如此者非一向光明所掘地丈餘得黃金百斤銘云|||||得者為吾造功德顯畧遂造招福寺

青石浮水 崔鴻夏錄赫連昌永光元年查城劉晤川有||大如馬頭|在|上逆流而行

鼠渡 崔鴻北燕錄馮弘二年六月有|集城西盈數里地中西行至水前啣馬尾後者迭相啣尾而|識者以為民遷之象

銅佛生毛 崔鴻前涼錄張

天錫三年東北｜｜｜｜樹變人形崔鴻前趙錄劉曜光初三年西明門内大｜風吹折經一宿樹撥撥｜為｜｜髮長一尺鬚眉三寸皆黃白色有斂手之狀亦有兩脚著履之形

葛作黃鳥形崔鴻西涼錄李暠二年燉煌有｜緣木而生｜｜｜之｜

提茗鬻市旦夕不滅陸羽茶經廣陵耆老傳晉元帝時有老姥每旦獨｜一器｜往市｜之｜人強買自｜至｜其器｜｜所得錢散路旁孤貧乞人｜或異之州法曹縶之獄中至夜老姥執所鬻茗器從獄牖中飛出

羅浮梅花柳宗元龍城錄隋開皇中趙師雄遷｜｜一日天寒日暮在醉醒間因憩僕車於松林間酒肆傍舍見一女人淡妝素服出迓師雄時已昏黑殘雪對月色微明師雄喜之與之語但覺芳香襲人語言極清麗因與之扣酒家門得數杯相與飲少頃有一緑衣童來笑歌戲舞亦自可觀頃醉寢師雄亦懵然但覺風寒相襲久之時東方已白師雄起

視乃在大丨丨樹下上有翠羽啾嘈相顧月落參橫但惆悵而已

小兒化龍

柳宗元龍城錄

茅山隱士吳綽素擅潔譽神鳳初因採藥於華陽洞口見一丨丨手把大珠三顆其色瑩然戲於松下綽見之因前詢誰氏子兒奔忙入洞中綽恐為虎所害遂連呼相從入欲捄之行不三十步見兒丨作丨形一手握三珠填左耳中綽素剛膽以藥斧斲之落左耳而三珠已失所在龍亦不見出不十餘步洞門閉矣

中箭孤鶴

薛用弱集異記

明皇天寶十三載重陽日獵於沙苑雲間有孤鶴徊翔焉上親御弧矢一發而中其鶴則帶箭徐墜將及地丈許歘然矯翰西南而逝萬衆極目良久乃滅益州城距郭十五里有明月觀焉依山臨水松桂深寂道流非脩習精懇者莫得而居觀之東廊第一院尤為幽絕每有自稱青城道士徐佐卿者諷局請古一歲率三四而至焉觀之耆舊因虛其院之正堂以俟其來而佐卿至則接焉或三五日或旬朔言歸青城

甚為道流之所傾仰一日忽自外至神爽不怡謂院中人曰吾行山中偶為飛矢所加尋已無恙矣然此箭非人間所有吾留之於壁上後年箭主到此即宜付之慎無墜失仍援毫記壁云留箭之時則十三載九月九日也及明皇幸蜀暇日命駕行遊偶至斯觀樂其佳景因遍幸道室既入此室忽覩挂箭則命侍臣取而玩之蓋御箭也深異之因詢觀之道士付以實對即是佐卿所題乃前歲沙苑縱畋之日也佐卿蓋||||耳究其題乃沙苑翾飛當日集於斯歟上大奇之因收其箭而寶馬自後蜀人亦無復有逢佐卿者矣

上帝失樂神二人藏於君女鼻中

段成式酉陽雜俎永貞年東市百姓王布知書藏鏹千萬商旅多賓之有女年十四五艶麗聰悟鼻兩孔各垂息肉如皂莢子其根如麻線長寸許觸之痛入心髓其父破錢數百萬治之不差忽一日有梵僧乞食因問布知君女有異疾可一見吾能止之布被問大喜即見其女

僧乃取藥色正白吹其鼻中少頃摘去之出少黃水都無所苦布賞之白金梵僧曰吾修道之人不受厚施唯乞此息肉遂珍重而去行疾如飛布亦意其賢聖也計僧去五六坊復有一少年美如冠玉騎白馬遂扣門曰適有胡僧到無布遽延入具述胡僧事其人吁嗟不悦曰馬小蹶足竟後此僧布驚異詰其故曰｜｜｜｜｜｜｜｜近知｜｜｜｜｜｜我天人也奉帝命來取不意此僧先取之吾當獲譴矣布方作禮舉首而失

磬神聖戀光政 段成式酉陽雜俎歷城縣光政寺有磬石形如半月膩光若滴扣之聲及百里北齊時移於都內使人擊之其聲杳絕卻令歸本寺扣之聲如故士人語曰｜｜｜｜｜｜

滿山悉是黑漆匙筋 段成式酉陽雜俎近有海客往新羅吹至一島上｜｜｜｜｜｜｜其處多大木客仰窺匙筋乃木之花與鬚也因拾百餘雙還用之肥不能使後偶取攪茶隨攪而消焉

常見燭影在

雙旌上 段成式酉陽雜俎成式見大理丞鄭復說淮西用兵時劉沔為小將軍頭頗易之每捉生蹈伏沔必在數前後重創將死數四後因月黑風甚又令沔捉生沔憤激深入意必死行十餘里因坐將睡忽有人覺之授以雙燭曰君方大貴但心有此燭在無憂也沔後拜將｜｜｜｜｜｜｜｜及不復見此燭乃詐疾歸宗

海影翻 段成式酉陽雜俎諮議朱景元見鮑容說陳司徒在揚州時東市塔影忽倒老人言｜｜｜則如此

石破有鳥飛去 段成式酉陽雜俎崔元亮常侍在洛中常步沙岸得一｜子大如雞卵黑潤可愛翫之行一里餘砉然而｜｜｜大如巧婦｜｜

斫鱠化蝶 段成式酉陽雜俎進士段碩常識南孝廉者善｜｜縠薄絲縷輕可吹起操刀響捷若合節奏因會客衒技先起魚架之忽暴風雨雷震一聲鱠悉｜為胡｜飛去南驚懼遂折刀誓不復作

池柳化魚 段成式酉陽雜俎河陽城南百姓王氏莊

有小池丨邉巨丨數株開成末葉落池中旋丨為丨大小如蕖食之無味至冬其家有官事

贔碑入水 段成式酉陽雜俎碑贔臨邑縣北有華公墓碑尋失唯趺贔存焉石趙世此贔夜常丨丨丨丨至曉方出其上常有萍藻有伺之者果見贔將入水因叫呼贔乃走墜折碑焉

壁影 段成式酉陽雜俎丨丨高郵縣有一寺不記名講堂西壁枕道每日晚人馬車轝影悉透壁上衣紅紫者影中鹵莽可辨壁厚數尺難以理究辰午之時則無相傳如此二十餘年矣或一年半年不見成式大和初揚州見寄客及僧說

甌中人 段成式酉陽雜俎瓷椀江淮有士人庄居其子年二十餘常病魘其父一日飲茗甌中忽丨起如甌高出甌外瑩淨若琉璃丨有一丨長一寸立於甌高出甌外細視之衣服狀貌乃其子也食頃爆破一無所見茶椀如舊但有微璺耳數日其子遂着神譯神言斷人休咎不差謬

染翰題頰 段成式酉陽雜俎郭代公嘗山

居中夜有人面如盤瞚目出於燈下公了無懼色徐｜｜｜其｜曰久戍人偏老長征馬不肥公之警句也題畢吟之其物遂滅數日公隨樵閑步見巨木上有白耳大如數斗所題句在焉

反首髻及地腰勢如規 段成式酉陽雜俎元和初有一士人失姓字因醉臥廳中及醒見古屏上婦人等悉於牀前踏歌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腰渾忘却蛾眉空帶九秋霜其中雙鬟者問曰如何是弓腰歌者笑曰汝不見我作弓腰乎乃｜｜｜｜｜｜｜｜｜馬士人驚懼因叱之忽然上屏亦無其他

骨珠隨視而長頃刻及人 段成式酉陽雜俎和州劉錄事者大歷中罷官居和州旁縣食兼數人尤能食鱠常言鱠味未嘗果腹邑客乃網魚百餘斤會於野亭觀其下筯初食鱠數疊忽似哽咯出一骨珠子大如黑豆乃置於茶甌中以疊覆之食未半怪覆甌傾側劉舉視之向者｜｜已長數寸如人狀座客

競觀之｜｜｜｜｜長｜｜遂捽劉因毆流血良久各散走一循廳之西一轉廳之左俱及後門相觸翕成一人乃劉也神已癡矣半日方能言訪其所以皆不省自是惡鱠

飰躍出漱地著牆勻

若蠡子段成式酉陽雜俎工部員外郎張周封言舊庄城東狗脊觜西嘗築牆於太歲上一夕盡崩且意其基虛功不至乃率庄客指揮築之高未數尺炊者驚叫曰怪作矣遽視之｜數斗悉｜｜｜｜｜｜｜｜｜無一粒重者蠹墻之半如界焉因詣巫酹地謝之亦無他焉

猪都鳥都

段成式酉陽雜俎伍相奴或擾人許於伍相廟多已舊說一姓姚二姓王三姓汪昔值洪水食都樹皮餓死化為鳥都皮骨為猪都婦女為人都鳥都左腋下有鏡印濶二寸一分右脚無大指右手無三指左耳缺右目盲在樹根居者名｜｜在樹半可攀及者名人都在樹尾者名｜｜其巢有打土壟法山鵲法其掌訣右手第二指上節邊禁山都眼

左手目枼其喉南中多食其巢味如木芝稟表可為履屧治脚氣

月夜有小人五六遊花上

段成式酉陽雜俎東都尊賢坊田令宅中門內有紫牡丹成樹發花千朵花盛時每月夜有小人五六長尺餘遊於上如此七八年人將掩之輒失所在

石長不已經年重四十斤

段成式酉陽雜俎于季友為和州刺史時臨江有一寺寺前漁釣所聚有漁子下網舉之重塲網視之乃一石如拳因乞寺僧寘於佛殿中｜遂｜｜｜｜｜｜｜｜張周封員外入蜀親覩其事

異蜂如人

段成式酉陽雜俎東都龍門有一處相傳廣成子所居也天寶中北宗雅禪師者於此處建蘭若庭中多古桐枝幹拂地一年中桐始華有｜｜聲｜｜｜吟咏禪師諦視之具體人也但有翅長寸餘禪師異之乃以捲竹羃巾網獲一馬寘於紗籠中意嗜桐花採華致其傍經日集於一隅微聆吁嗟聲忽有數人翔集籠者若相慰狀又集一

日其類數百有乘車輿者其大小相稱積於籠外語聲甚細亦不懼入禪師隱於柱䆜之有曰孔昇翁為君筮不祥君頗記無有曰君已除死籍又何懼焉有曰吧吧予與青桐君弈勝獲琅玕紙十幅君出可為禮星子祠當為料理語皆非世人事終日而去禪師舉籠放之因祝謝之經次日有人長三尺黃羅衣步虛止禪師居蘇前狀如天女我三清使者上仙伯致意多謝指顧間失所在自是遂絕

小兒衣豹犢鼻攜五色繩覓趙相　韋絢劉賓客嘉話錄趙相將薨時長安諸城門金吾官見一ーーーーーーーー子ーーー不經旬日趙相薨

宰相碑　韋絢劉賓客嘉話錄杜相鴻漸之父名鵬舉父子而似兄弟之名蓋有由也鵬舉父嘗有所之見一大碑云是ーーー也作者金塡其字未作者列名於上杜問曰有杜家兒否曰有任自看之記得姓下是鳥偏旁曳脚而忘其字乃名鵬舉而謂之曰汝不為相即世世名鳥旁而

曳脚也鵬舉生鴻漸而名字

黑松使者 馮贄雲仙雜記玄宗御案墨曰

亦前定矣況其官與壽乎

龍香劑一日墨上有小道士如蠅而行上叱之即呼萬歲曰臣即墨之精｜｜｜也凡世人有文者其墨上皆有龍賓十二上神之

世上有文者墨上有龍賓十二 乃以墨分賜掌文官

見工

具見冥中事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張孝師為驃騎尉尤善畫地獄氣候幽默孝師曽死復蘇｜｜｜｜｜故備得之矣吳道元見其畫因號為地獄變

鬼使請馬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韓君端居亡事忽有人詣門稱｜｜｜｜一匹韓君畫馬焚之他日見鬼使乘馬來謝其感神如此

碧芙蓉唱玉樹後庭花 蘇鶚杜陽雜編芸輝之前有池悲以文石砌其岸中有蘋陽花亦類白蘋其花紅大如牡丹不知自何而來也更有｜｜｜香潔菡萏偉於常者㦸因暇日憑欄以觀忽聞歌聲清響若十四五子

丨馬其曲則丨丨丨丨丨也載驚異莫知所在及審聽之乃笑容中也俯而視之聞喘息之音載恐之既甚遂剖其花一無所見即秘之不令人說及載受戮金玉化而逸奴為平盧軍卒人故得其實按載謂元載

蝶 蘇鶚杜陽雜編穆宗皇帝殿前種千葉牡丹花始開香氣襲人一朶千葉大而且紅上每覩芳盛歎曰人間未有自是宮中每夜即有黃白蛺蝶萬數飛集於花間輝光照耀達曉方去宮人競以羅巾撲之無有獲者上令張網於空中遂得數百於殿內縱嬪御追捉以為娛樂遲明視之則皆丨丨也其狀工巧無與為比而內人爭用絳縷絆其腳以為首飾夜則光起粧奩中其後開寶廚覩金錢玉屑之內將有丨為丨者宮中方覺焉

響石 鄭常洽聞記南嶽岣嶁峰有丨丨呼喚則應如人共語而不可解也南州南河縣東南三十里丹溪中有響石高三丈五尺濶二丈狀如臥獸人呼之應笑亦應之塊然獨處亦號曰獨石也

黑犬化丈

夫

張讀宣室志貞元中有一大理評事韓生者僑居西河郡南有一馬甚豪駿嘗一日清晨忽委首於櫪汗而且喘若涉遠而殆者圉人怪之具白於韓生韓生怒若盜馬夜出使吾馬力殆誰之咎乃令朴馬圉人無以辭遂受朴至明日具馬又汗而喘圉人竊異之莫可測是夕圉人臥于廐舍闔扉乃於隙中視之忽見韓生所蓄卜｜至廐中且嗥且躍俄｜為一｜｜衣冠盡黑即挾鞍鞭馬馳騁而去行至門門垣甚高其黑衣人以鞭策馬馬竟躍而過黑衣者乘馬而去復歸既下馬解鞍其黑衣人又躍嗥躍還化為犬圉人驚異不敢洩於人後一夕黑犬又駕而往逮曉方歸圉人因尋馬蹤以天雨新霽其為蹤歷歷可辨至南十餘里一古墓前其蹤方息圉人乃結茅齋於墓側來夕先止於齋中以伺之夜將分黑衣人果駕馬而來下馬繫於野樹其人入墓與數輩笑言極歡圉人在茅齋中俯而聽之不敢動近數食頃黑衣人告去數輩送出墓穴於內有一褐衣者顧謂

黑衣人曰韓氏名籍今安在黑衣人曰吾已收在擣練石下吾子無以為憂褐衣者曰愼無泄茲事泄之則吾屬不遺噍類矣黑衣人曰謹受教褐衣者又曰韓氏稚兒有字乎曰未也吾俟彼有字即當編於名籍必不致弛懈也褐衣者曰明夕再來當得以笑語黑衣人推而去及曉周者歸遂以其事密告於韓生生即命肉餌其犬犬既至因以繩系及次所聞遂窮擣練石下果得一軸書具載韓氏弟兄妻子家童名氏紀莫不具載蓋所謂韓氏名籍者也有子生一月矣獨此子黑衣人所謂拜謂兒未字也韓生大驚命致犬於庭鞭而殺之熟其肉以食家童已而率鄰居士子十餘輩執弧矢兵仗至郡南古墓前發其塚穴中有數犬毛狀甚惡盡殺之以歸

生魂未歸

張讀宣室記

通州有王居士者有道術會昌中刺史鄭君有幼女甚愛之而自幼多疾若神魂不足者鄭君因請居士居士曰此女非疾乃丨丨丨丨其身鄭君詢其事居士曰某縣令某者即此女前

身也當死數歲矣以平生為善故幽明佑之得過期今年九十餘矣令卒之日此女當愈鄭君即遣人馳訪之其令果九十餘矣後月其女忽若醉醒疾愈鄭君又使往驗之令以此女病愈之日無疾而卒

屐化為白鳥

張讀宣室志汧陽郡有張女郎廟上元中有韋氏子客於汧陽遂至其廟遂解鞍以憩忽見廟宇中有二屐予在地上生視之乃結草成者文理甚細色白而製度極妙韋生收貯於橐中既而別去及至郡郡守舍韋生於館亭中是夕生以所得屐置於前而寢明日已亡其所在莫窮其處僅食頃乃於館亭屋瓦上得馬僕夫驚愕告於韋生生即命升屋而取之既得又致於前明日仍失其屐復於瓦屋上得之如是者三韋生竊謂僕曰此且怪乎可潛伺之是夕其僕乃竊於隙中窺之夜將半其丨忽丨丨丨丨飛於屋上韋乃命取之卒飛而去

諸葛武侯後身

張讀宣室志唐故劍南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韋臯既生一月其家

名羣僧會齋有一胡僧貌甚陋不名而至韋氏家童咸怒以獎席坐於庭中既食韋氏命乳母出嬰兒請羣僧祝其壽胡僧忽自升階謂嬰兒曰別久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衆皆異之韋氏先君曰此子生纔一月吾師何故言別久耶胡僧曰此非檀越之所知也韋氏固問之胡僧曰此子乃｜｜｜｜之｜｜耳武侯當東漢之季為蜀丞相蜀人受其賜且久今降生於世將為蜀門帥蜀人當受其福吾往歲在劒門與此子友善今聞生於韋氏吾故不遠而來韋氏異其言因以武侯字之後韋氏自左金吾節制劒南軍累遷太尉兼中書令門下在蜀十八年果契胡僧之言也

鬼在臆中

張讀宣室志天寶中有渤海高生者亡其名病熱而瘠其臆痛不可忍召醫視之醫曰有｜｜｜｜藥亦可療於是煮藥而飲之忽覺臆中動搖有頃嘔涎斗餘其中凝固不可解以刀剖之有一人自涎中起初甚么麽俄長數尺高生欲苦之其人起出降階遂不見自是疾愈

隨手作痕深可數寸

康駢劇談録咸通中有左軍張季宏勇而多力嘗雨中經勝業坊遇泥濘深隘有村人驅驢負薪而至適當其道季弘怒之因捉驢四足擲過水渠數步觀者無不驚駭後供奉冀州幕泊商山逆旅有老嫗謂其子曰惡人將歸矣速令備辦茶飯勿令喧噪既而愁憤吁嘆咸有所懼季弘問之嫗曰有新婦悖惡制之不可季弘曰向來見嫗憂恐有何事若是新婦豈不能共語嫗曰客未知子細新婦壯勇無敵衆皆畏懼遂至於此季弘笑曰其他則非某所知若言壯勇當為主人除之母與子遽叩頭曰若此則母子無患矣雖然窮闕當為酧贍頃之都伍鄉社悉來觀視日暮婦人負束薪而歸狀貌亦無他異逆旅後圃有盤石季弘坐其上置驢鞭於側召而謂曰汝是主人新婦我在長安城即聞汝倚有氣力不伏承事阿家豈敢如此新婦拜季弘曰乞押衙不草草容新婦分雪新婦不敢不承事阿家自是大人憎嫌新婦其嫗在傍

謂曰汝勿向客前妄有詞理新婦因言曰只如某年月日如此事豈是新婦不是每言一事引手於李弘所坐石上以中指畫之｜｜｜｜｜｜｜李弘汗落神駭但言道理不錯闔扉假寐伺晨而發及廻問之新婦已他適矣

劉敦 杜光庭録異記廬山九天使者真君廟門外有石如瓦甑光滑瑩潔人嘗看翫之頗有靈異或廟中穢觸者多被靈官執於石邊撲之忽有寄居士人家小童戲弄此石或坐或溺如此數四俄有｜｜者詣州陳狀訟此小童州官差人就廟所追尋但有小童戲弄此石之事而無劉敦廟前居住蹤跡時有毛尊師寄止廟中云近有官人劉敦云在廟前居止曾相訪言話甚是風流稽古之人亦曾訪之不如居處既言坐其頭上又云溺之恐是此石耳因與衆人斸掘其下繞三四尺即連大石根甚廣濶衆共神異因立小亭作紗窓以護淨之

蝿集化石 杜光庭録異記會稽進士李眺偶拾得小石青黑平正溫滑可翫用為書

鎮馬偶有丨丨其上驅之不去視之已丨為丨求他蟲試之隨亦化焉殼落堅重與石無異

餐物之僧立化為石

杜光庭録異記天台僧乾符中自台山之東臨海縣界得一洞穴同志僧相將尋之初一二十里徑路低狹率多泥塗自外稍平闊漸有山川十里許見市肆居人與世無異此僧素習嘯氣不覺飢渴其同行之僧飢甚詣食肆乞食人或謂曰若能忍飢渴速還無苦或餐噉此地之食必難出矣飢甚固求食焉食畢相與行十餘里路漸隘小得一小穴而出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矣天台僧出山逢人問其所管已在年平海濱矣

釜戴山鹿鳴

孫光憲北夢瑣言嚴司空震梓州鹽亭縣人所居枕釜戴山但有鹿鳴即嚴氏一人必殞或一日有親表對坐聞鹿鳴其表曰丨丨丨丨中丨又丨嚴曰此際必應到表兄其表兄遽對曰表兄不是嚴家子合是三兄與四兄不日嚴氏子一人果亡是何異也

天帝取著棊

孫光

憲北夢瑣言唐僖宗朝翰林待詔滑能碁品甚高少逢敵手有一張小子年近十四来謁覓碁請饒一路滑生碁思甚遲沉吟良久方下一子張生隨手應之都不介意仍於庭際取適俟滑生更下又隨手著應之一旦黄寇犯闕僖宗幸蜀滑以待詔供職謀赴行在欲取金州路入辦装挈家將行張生曰不必前邁某非碁客丨丨命我丨公丨丨請指揮家事滑生驚愕妻子哭泣奄然而逝京都共知

魯校書

錢希白洞微志汴都之南百餘里有周令公墓墓前一石人能為怪人或過之多稱丨丨或云石押衙

木中有上天

大國四字

沈括夢溪筆談丨丨丨有文多是柿木治平初杭州南新縣民家析柿木中丨丨丨丨丨丨予親見之書法類顔真卿極有筆力國字中間或字仍挑起作尖口全是顔筆知其非偽者其横畫即是横理斜畫即是斜理其木直剖偶當天字中分而天字不破上下兩畫并一脚皆横挺出半指許如木中之節以

兩木合之如合契焉

朝廷頒詔池水畫黑 方勻泊宅編山陰蘭亭有逸少硯池寺曰天章以藏真廟御製故也當時｜｜每有｜｜禮則｜｜｜可以染緇太常少卿沈紳常記其事

如人月下吹笛像 范正敏遯齋閑覽余尚書靖慶歷中知桂州州境窮僻處有林木延袤數十里每至月盈之夕輒有笛聲發於林中甚清遠土人云聞之已數十年終不詳其何怪也公遣人尋之見其聲自一大栢木中出乃伐之取以為枕聲如期而發公甚寶惜凡數年公之季弟欲窮其怪命工解視之但見木之文理正｜｜｜｜｜｜之｜雖善畫者不能及重以膠合之則無聲矣

海市 范正敏遯齋閑覽登州海中遇晴霽忽見臺觀城市人物往還者謂之｜｜東坡嘗一見之

馬死剖得小蛇於心間 張唐英蜀檮杌王建所乘｜｜｜｜｜一｜｜｜｜｜私自異之

石闕 魯應龍閑窓括異志陳山龍王廟後

有觀音殿㝡年忽有雨丨從半山丨墜而下一從殿後壁滾入觀音座下一墜殿之西屋瓦無所損不知從何而入殿中也今二石尚存亦可異留題者甚多余乙卯歲到祠中嘗賦詩於壁以紀其事

楊戩乃一蝦蟆 陸游老學庵筆記中貴丨丨於堂後作一大池環以廊廡扃鐍周密每浴時設浴具及澡豆之屬於池上乃盡屏人躍入池中游泳率移時而出人莫得窺然但謂其性喜浴於池耳一日戩獨寢堂中有盜入其室忽見牀上丨丨丨丨兩目如金光彩射人盜為之驚仆而蝦蟆已復變為人乃戩也起坐握劍問曰汝為何人盜以實對戩擲一銀香球與之曰念汝迫貧以此賜汝切勿為人言所見也盜不敢受拜而出後以他事繫開封獄自道如此

兩目如金光彩射人 見上

螺婦 皇甫氏原化記義興吳堪為縣吏家臨荊溪忽得大螺已而化女子號丨丨

水自成花 李玫纂異記元豐末秀州人家屋瓦霜後

｜｜｜｜於尾上工如畫家所為折枝有大花如牡丹花葉者細花如萱草海棠者皆有枝葉無毫髮不具雖巧筆不能為之以紙摹之無異石刻

王城塞峩若萬頃琉璃周密癸辛雜識異聞録云開元中明皇與申天師洪都客夜遊月中見所謂廣寒清虛之府下視｜｜｜｜｜｜｜｜｜田翠色冷光相射炫目素娥十餘舞於廣庭音樂清麗遂歸製霓裳羽衣之曲

劍化金蟬周密癸辛雜識金泰和四年磁州武安縣南鼓山北石聖臺鳳凰見鳳從東南來衆鳥周圍之大者近內小者在外以萬萬計地在屯區村村民懼為官司所擾謀逐去之驅牛數十頭擊柝從之牛未至二里即有鷲鳥振翼而起翼長丈餘下擊二水牯肉盡見骨水牯即死於是衆始報官鳳凰高丈餘尾作鯉魚狀而色殷九子差小翼其傍鳳為日影所照則有二大鳥更迭盤旋庇廕之至日入則下留三日乃從西北摩空而上縣中三日無鳥雀鳳去後人視其處

有鯉魚重五六十斤者食餘尚有數頭臺旁禽鳥集兩溝皆滿小禽不敢飛動餓死者不可勝計村民疑臺下有異私掘之三尺餘石弸中直揷金劍一取不能盡擎折得其半以火煅欲分之｜見火｜｜｜散飛而去

木乃伊 陶宗儀輟耕錄回回地有年七十八歲老人自願捨身濟衆者絶不飲食惟澡身啖蜜經月便溺皆蜜既死國人殮以石棺仍滿用蜜浸鐫志歲月於棺蓋瘞之俟百年後啓封則蜜劑也凡人損折肢體食少許立愈雖彼中亦不多得俗曰蜜人番言｜｜｜

鬼贓 陶宗儀輟耕錄陝西某縣一老嫗者住村莊間日有道流乞食與之無吝色忽問曰汝家得無為妖異所苦乎嫗曰然曰我為汝除之即命取火焚褁中符篆頃之聞他所有震霆聲曰妖已誅殛纏適其一廿年後汝家當有難今以鐵簡授汝至時亟投諸火言訖而去自是久之嫗之女長而且美一日有曰大王者騎從甚都借宿嫗家遣左右謂曰聞畜得異人鐵簡可出示否

蓋嫗平日數為他人借觀因造一偽物而以真者懸腰間不置也遂用偽獻留不還謂曰可呼汝女行酒以戾辭大王怒使欲為姦意嫗竊思道流之語計算歲數又合乃解所佩鐵簡投酒甕火内既而雷擊雷轟烟火滿室須臾平息擊死獼猴數十其一最鉅疑即向之逃者所齋隨行器用悉係金銀寶玉赴告有司籍入官庫泰不華元師為西臺御史曰閱其案朱語曰｜｜云余親聞泰公說甚詳且有鈔具案文惜不隨即記錄今則忘邑里姓名歲月矣

黑雲類人馬火光若燈燭 陶宗儀輟耕錄至正乙未正月廿三日日入時平江在城忽聞東南方軍聲且漸近驚走覘視之無所有但見｜｜一簇中彷彿皆｜｜｜而前後｜｜｜｜｜｜者莫知其算延遲由西北方而沒惟葑門至齋門居民屋脊龍腰悉踢去屋内床榻屏風俱仆醋坊橋董家雜物鋪失白米十餘石醬一缸不知置之何地此等怪事竟不可曉

樹鳴 陶宗儀輟耕錄金石

草木之變異雜見於傳記數年來天下擾擾怪事尤甚信前人之書不誣也至正丙申浙西諸郡皆有兵正月嘉興楓涇鎮藏君實門首柳丨若牛丨者三主人與僕從悉鬪之斬其樹不一月苗軍抄掠貲産又兩月屋燬於兵是歲寒食日海鹽州趙初心率子姪輩詣先塋汛掃松楸忽聞如老鶴作聲戛戛不絕審聽所在乃是一柏樹須臾衆樹同聲和之一二時方止舉家惶惑至八月苗軍火其居明年六月紅軍掠貲財婦女而姪善如死於鄞予親見君實館賓黃伯成與初心之孫元衡說元衡善如子也其事雖遲速不同而二家之遭禍則一吁誠異哉

彝作牛鳴

陶宗儀輟耕錄義興王子明家饒於財所藏三代彝鼎六朝以來法書名畫實冠浙右每年必祈一簋於烈帝廟以卜休咎一歲簋詞有曰開溝鑿井當得古鼎殊不以爲意家人以商賈至汴夾谷郎中者藏一商彝絕精妙示之曰恐爾主翁未必有此物也歸以白即遣齋金購得之比舊藏皆不能

及至正壬辰寇起蘄黄將由義興取道犯浙西子明磬其所藏鑿深窖以埋之丨亦在列既入窖丨丨丨者七夜頗可怪取出寄田家其窖後遺發掘獨此與獲存

奬帚開花

陶宗儀輟耕錄至正辛卯夏松江普照寺僧舍一丨丨丨丨又嘉興儒學閤人陶氏廚上木肘發青條開白花又吳江分湖里蝦工一柳樹榛以安鐵礎者且十餘年矣發長條數莖如葦三家雖有此怪而時無恙豈非關係國家之氣數乎

犬脇生子

陶宗儀輟耕錄元貞丙申秋大都城南武仲祥家有孔犬懷胎在脇下忽腫成瘡六七日後於瘡生五子色皆青蒼每當脊梁自頂至尾生逆毛一道他無所異又數日瘡亦平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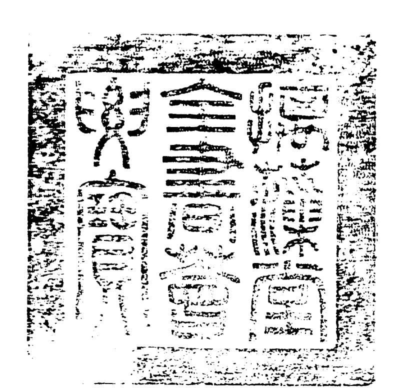
馬絆

鄭元祐遂昌雜錄今嘉議大夫吏部尚書致仕許昌馮公夢弼字士啓其始仕由八丶番雲南宣慰司吏繼解掾湖廣省士啓嘗言其在八番時乘驛出向其所最後至一驛驛吏語以今夕晚矣且丨丨出在江上不若毋行士啓漫不省即選馬亟行

行未三四十里忽烏刺赤者急下拜跪伏其言侏離莫能曉而其意則甚哀窘士啓問之指手畫謂且死矣於是士啓亦下馬禱之曰某萬里遠客從吏遐方使有祿命固不死無之敢逃死時月皦明覩一物如小屋大竟冢入江水腥風臭浪襲人行數里許乃問烏刺赤曰是之謂馬絆問馬絆何物搖手不敢對三更後至前驛驛吏出迎錯愕曰是何大膽敢越馬絆來乎士啓問馬絆驛吏乃言此馬黃精也遇之者輒為所噬

狙猿朝廟 仇遠稗史道州有舜祠凡過正月初吉山狙羣聚於祠旁以十百數跳踉奮擲狂奔疾超如是者五日而後去次年亦如之三日乃去土人謂之||||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蔣惟暨

謄録監生臣張誠智